

方季良著

燈籠

籠 燈

方 季 良 著



興 亞 雜 誌 社 版

籠 燈

行發日十二月二年二十德康 刷印日五十月二年二十德康
部千五數部行業 號八一三一 一號番認承

詩有品作，人生休吉，大克滿名本者作
「螢」集文散「星」集文詩「草蠶」集
○等「風的谷石燈」集詩小「燕」

著者
畧歷

著者 滿 克 大

新東京特別市東道街一〇四

發行者 下 平 永 男

新東京特別市西三馬路七ノ一

印刷者 伊 藤 松 雄

新東京特別市東三馬路二ノ二

印刷所 廣 榮 印 刷 所

新東京特別市東三馬路二ノ二

發行所 興 亞 雜 誌 社

新東京特別市西三馬路七ノ一

出版委員會第一〇二二號

配給元 瀧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東京特別市西五馬路一〇七號

燈籠目序

一、燈籠	一
二、紅蒂子	四
三、紡織娘	五
四、雨霧	七
五、禮讚	九
六、江邊的漂流	一七
七、小青十五日	二五
八、原上	三五
九、燈籠後記	四〇

燈

籠

春在草原是一片活潑氣象。

四月天，風送走殘冬的尾巴，草原上已漸漸露出新的生機了。遠々着像烟霧的迷漫着洮兒河的兩岸，抹着一片淡夕的綠意，羊羣很多經過這裏，蒙古牧者總是在悠閒的打着口哨，順着這綿長爬過原野的河流行進，渡着安靜的游牧生活。河的年代，和這草原的年代，以及游牧生活的年代，這都是些渺茫遠古的印象，這正是科爾沁永遠有它的神蜜的史乘，生於此的人們受這片豐饒原野的恩惠，這恩惠，正像洮兒河給從上流帶來的一樣，他們永遠有享不盡的幸福，生在這里的人們，都像在大自然的懷抱里，是大自然的驕子。

季節來到「巴音吐斯克愛里」時，洮兒河給這原野添些更幽靜風光了。說

是草原是寂寞的所在，莫若說，這是一塊豐饒的大地，這裡給人們活潑的生機，這裡給人們生的福音，從遠古到現在，「巴音吐斯克愛里」，永遠傳流着原野上的美俗，永遠在保持着他的豐饒的。

——是的，我敢這樣想！

……

——那當然！那是當然！

與安街的昏，是最可以讚揚的，喇嘛廟在吹着長的號，這沉重的號角聲，直從北山坡飄下，直到洮兒河畔，這也許隨着水波而消逝的。北山是一座很長的土岡，淺淡的草色里，雜生着野花，常有馬蹄急馳過去，不久，被踏倒草，又恢復他的原有狀態了。從土岡下去，奔洮兒河，迎着喇嘛的長號角聲，經過去木板橋，就是直奔王府的大道，經過王府，可以看見「巴音吐斯克愛里」了。

馬蹄，交雜着馬的串鈴聲，一匹棕色馬，像箭飛的，急馳在這黃昏將近夜色的原野上。

他一面給馬加鞭，又一面這樣想着，他想到洮兒河流域里豐饒的科爾沁草原，又想到巴音吐斯克愛里，想到他自己，他直是喜欣得不堪了。他不禁自

語道：

——是的，那是自然！我當然敢這樣想！

忽然。

——「愛里達」先生……裴翁！你已經回來了，我在望你！

他聽見彷彿有喚叫他的聲音，他用力把馬攔住，雖然黃昏已濃，因為距離相近，正是一條熟習的影子，已經在他的面前晃動了。

是甯特，甯特少年的聲音。

——愛里達先生！從興安已經回來了嗎？辛苦了！

——甯特！你受等。

——老人家，倒一年比一年的健康起來了，我們，我們「巴音吐斯克愛里」的少年們都是裴翁手下啊！是的！我們的「愛里達」先生！我的主人！

——甯特我已經老了，第二代只有倚着你們的努力，要知道巴音愛里，有豐饒的生活，更有悠遠的史乘的！你年輕，你還年輕，我已經衰老，我……他說到他衰老，心到一陣難過，幾乎沒有一些許勇氣再和甯特說下去了。

他已經從馬上跳下來，因為他很願意接近少年的緣故，他和甯特相並走着，他想，他彷彿還在年輕，甯特是一個幼童，他們在一齊走着，他又想：甯特是他的孩子，他們在黃昏彥色里的「巴音愛里」，講原野的史乘，告訴孩子，繼續着他原野的豐饒歲月。……

甯特是一個好孩子，甯特是裴翁得意的孩子咧。

甯特，彷彿也知道裴翁的悲哀了。

夜的「巴音愛里」靜悄悄的，就像在安睡在原野一樣！

.....

——甯特；羊都放在那兒？都個美利奴種的，須要好些喂它啊；今年，看氣候，草更肥茂的，將來我要到海拉爾去，今年我們須要再多添幾十頭牛，雖然我已經老了，我依然要在這大自然里生活下去！

.....

——甯特！你到我們的「巴音吐斯克」已經六年了！你幾乎在這里長成的，你來時，是我牧場破產時候，那時候，我已經無勇氣再來繼續我的事業了，大概誰都能記得，我只有五頭瘦牛的時候，你每天把它牽到河邊，可是那時還有人幫忙我，我已經故去的妻子。.....

寧特知道裴翁今天比每天不同，彷彿添了什麼異樣的感覺，平日，他沒有說過這許多，只是默々的不願意多和誰接談，有時他坐在草原上放牧，或者用剪子剪羊毛的時候，有許多小孩子圍着他，他不過和小孩子畧說了些笑話，……就是寧特，除了關心他的幾十匹羊外，閑話是不再多提的。

是的，也許裴翁，想起自己家的衰落，和已故去的妻子，同時在海外離家已六載的女兒！

裴翁，抑或過於單獨了，現在只有一個離開同他遠在海外的女兒，他一個人，他經營自己的牧場，他繼續祖先的遺風，他永遠愛這屬於他的草原。因為他有一個希望，他希望祖先的精神不死，由他再傳統給他的子孫，只是他一個女兒，裴翁有時也這樣想，女兒抑或討厭；這片沉寂的家園和已經衰老孤獨的父親吧，所以他有了把他所有的財產交給誰特，由誰特去繼

持他祖先的遺風慮念，可是，他莫若爲社會謀一種權利。這是他早已計畫的問題了。

—— 密特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少年，他只是有力氣，有牧場上的經驗，性情是馴良的，而有一種草原上獨特的風格，裴翁很得意，得意這草原一個典型的少年，於是他嘗說：

—— 第二代！只有你們，密特！你是這草原少年羣里的一個表帥呵。

然而，他又忽然想到，他還有他的女兒，他的女兒，他的女兒，是草原的產兒，只有她才是將來草原上的一個祖先遺風的繼承者，

裴翁想到這，密特已經把他騎的馬給散放到牧場上去！他看見密特和馬的影子，都浸在夜色里，又聽見密特去招喚那羊羣去，他用力來喊；

—— 密特！晚間小心狼！過一會都散放到我家的門前吧。

裴翁急急到院心，一切都靜悄悄的無聲息，僱工們都在夢鄉里，寢室和佛堂都漆黑若墨，裴翁燃一古火柴，燃起佛堂的兩盞奶油燈，兩支弱的火光，在佛前晃動着，佛堂的年代已經過於悠久了，祖先彷彿在游牧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吧，佛堂的顏色黑々的，連佛像的形像都被歲月浸蝕得看不清了。佛像抑是悠久的，祖先的信仰傳給他的子孫，也就像祖先的精神傳給他的子孫一樣，子孫已有了比祖先更堅實的信仰，那龐祖先的精神永不死。

這都是長年的慣例，裴翁每夜裏都要在佛前有長時間的祈禱，當每次祈禱，他都要閉起眼睛，從他過去的某一個時代開始直到每天祈禱之夜，有時他會走入昔夢的道上，但是，他的一生，沒有個時候，離開草原，他的一生，都交給草原，他的歲月，都迷漫在草原上的每個隙間。

時代過於悠久了！時代有如洮兒河的河流，永在草原上流着一樣，……他珍重的想着，他更珍重的吹熄了這佛堂的奶油燈，走回寢室。當他燃起

寢室的燈。

他幾乎全陷於沉思里了，

他想，在他一生里——

只有懷抱着他的草原乃至流在草原上的洮兒河。

只有他的女兒乃至他的財產，牧場上的羊羣和牛。

只有他和「巴音吐斯克愛里」，是永遠結着血緣與地緣的關係，他是這愛里中的長老，如果捨他一個人的一切，可以更愛里幸福，如果他能熱心，則全愛里的人們都可以心誠於社會！

在草原上的祖先的遺風呵！交給誰？

從已經死去五年間的妻子想起，乃至已經離開家六年間的女兒，使他不能把過去輕々忘掉，也就彷彿祖先之不能被忘掉，他也是子孫將來的祖先，而子孫不能忘記他的祖先一樣。

離開家時，女兒年紀還小，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竟一人到國外去，雖然他只有這一個女兒，他留給這草原上的血緣止有她，應該使她走出這，而使她鍊成一塊鋼石，使她發出閃爍在原野的光芒，他把未來的使命，都付與他的女兒，他把原野上的遺風，也付與他的女兒！

他想，應該使她再進一步探知屬於這塊沃野的故事，同時他和這塊沃土的關繫，使他像草原的花草，結實的生長起來，在茫茫原野，射出一支強烈的光芒！已是六個年了。六個年，女兒該怎樣長成起來，充分表現草原上的英勇吧！他反覆的想着，乃至他實在不能再想下去了。

最後，他想到女兒該回來，已經成年的女兒，今年該是告一個段落了。是的；這塊沃土，將增加幾許偉力，在轉動它生的巨輪了，

裴翁已是衰老之年了，可是他並未忘掉，今夜他該寫給女兒，在女兒未回時候，使她知道一些吧，抑或豫她一點溫劑。

講學上，都稱這里的人都是過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生活方式就是上古的游牧時代，可是這里的人，這里的生活都是順着時代的演進，除了一部分之外，都已經走上時代的生活了，譬如拿我來說，我也曾度過複式的生活，我也曾在草原上放牧，我也曾用火烤自己殺却了的羊肉，同時我還想快我自己釀造的奶子酒，我會拉一手好提琴，我和媽媽結婚時，我則可是在包里，可是你的出生，却是在我們的今日的住處，當我回來「巴音吐斯克」來時，那時還是一片草原，有許多人都集到這，大都是入緣血緣的關係，終於成了一個村落，所謂「愛里」，每個人的財產都是動產，所謂動產，就是每個人都有幾頭牛，幾條羊，而每個人都善於射術，所謂游牧生活，將入農耕的生活了。那時還有已死的媽，她幫助，她幾乎和一個男人同樣去操作，從那時起，她身體也許受了虧損。會記得生你那年，正是農忙，還要看着草原上的羊羣，我爲了公益，「愛里」和「努特克」事務的連絡，又因爲

「愛里」中的住民的生活困窮，我以一己之身，都爲公衆的事務忙碌，所以自己的家連一些許照料的工夫都沒有了，我是這樣着想，我們這塊草原上的文化很低，我們無論如何，應該本着使大家一齊向上的目標，一進建設的目標前進，這廣大的草原，應該使他成沃土，更予住民以大自然的恩惠，因此，我想把「巴音吐斯克愛里」，造成一個文化村，建設村，成爲模範的建設村。……由於讓你研究史學，我希望你不要忽料草原的歷史，而又把話說得遠了。

你到海外去之後，我依然是在擔任着「愛里達」的事務，是的，我是絕對是爲社會造福利的一個人，我一人的犧牲，而是沒有一點關係，只要「巴音吐斯克愛里」這里的住民們的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工作技能，逐日進步的時候那我就死了，也是甘心的，現在住民們的農耕都走入正軌，就是教育程度比較低下，我想極力創辦國民學校，使每個人的子弟都有向學的機會。

文化向上問題自然會容易解決的，到這，我不由的想起你，你不過是一個女孩子，你到海外讀書，在草原上的第二代的，只有你一個人，你將榮獲學士，我對我的女兒，將怎樣欣悅的稱讚你，羨慕你，祝福你，草原的一支偉大的光芒！

我已安心，我的事業，今后都交給你吧，我們的庭院，我們的牧場，以及我們忠實的牧人——「密特」，他是和你有相等的年紀，他得能幹，他得忠誠，他是你到海外那年僱來的，他在我們家里，已經是一個不可須臾虧掉的人了。

我每日不知怎樣，總是忙迫不堪，雖然這大年紀，身體並不見得如何衰弱，比如我今天到「奧安」街去參加開村（愛里）建設協進會，我騎着馬，一氣一成了八十里路行程，你也應該記得，人生最有意義，而最有價值的，莫若為社會服務，你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徒，你也應該拿出這種精神來，而

發揚光大，比譬你爲了寫小說，你應該着眼於社會的教育問題，同時也必須着眼於公益，當然你不能只爲着眼於一己之私，而浪費你的筆墨，所以你也應該爲社會服務，你的本領，已高於我，你服務社會的本領，當然爲我所不及的，又據你每次來信告訴我，你課餘除寫你的小說外，還要到洋裁夜課去學洋裁，這是我所喜歡的，女性的本能，如果再去加一番洗鍊，其進程度，當然可想而知了。這種技術不用說，如果帶回草原來的時候，你也應該對住民們的裁縫予以倡導，那麼，草原上住民們，是工作的男人，家庭中的女人，一定要得到你的恩惠的。

你母親生前，就是一個富有能力的女人，我在各方面都受他的幫助，就是你到海外讀書的時候，我還不主張絕對性，可是她的主見很深，由於她的強硬主張，終於你在我的口里，得到進學的容許，她很關心，她在四年前在這季節的日子死去，她在最後的一句話，還說「不能荒蕪妳的學業，不望

你回來探她的病，願你努力！……」

她已經在四年前死去了。我不是在秋天才鼓起勇氣告訴你的嗎。我不告訴你回來，正是使你不要間斷你的學業，只要你成功，可以永遠顯示我和你媽媽的光芒！

「所以，我很快樂，我非常快樂！」

……

可是，我已經消逝了青年的勇氣了，你或者不能記得，我在少年時候，那是我們這里鬧着匪團，我和你死的媽媽，我們都有獵鎗，當一次「巴音吐斯克」被匪團來襲時候，我會擔任自衛團的團長，我領着村里的壯丁們去努力抵抗，你的媽媽也會射鎗，當我們支持到一個晝夜，我左臂受了重傷，你媽媽爲了救我，足部被一個子彈燒破，幸而沒中皮內，那次，我平生不能忘却

的一次惡鬥，我對村里並沒有一點損失，只有我是一個爲住民的犧牲者，我曾養了半個年，這半個年我每天都到洮兒河去坐着，我看着這條永無休止的河流，你媽々一面看着羊，一面安慰我，她很爲我健康的身體高興，她很爲我的公益心讚美，她告訴我，在那次和匪團衝突的前一個月，她曾祈禱過我們間第二代誕生，那就是希望你家降此大世的開始呵！

你的媽々是一個幾乎比我還富有剛毅的女人，她和我一面講，一面再鼓勵我，又一面講我那次我已被中傷而昏迷之後，她是作爲住民的首領而擊退了匪團，我是怎樣的愛她呀。我是怎樣期待我們結實的第二代的誕生呵！

我嘗對你媽々說：「我們的第二代是個草原上的英雄！」你媽々會笑着說：「是的，是一位自衛團長！」我們都笑了，那時我們並肩坐草原上，我們都高興的唱着歌，她彷彿覺着生在這草原上是幸福的，我更覺得這草原上有這一個結實的女人，她爲我的妻子，這幸福有過於她所感覺的幸福。

是的！我到現在還未曾忘掉，我和你媽々坐在洮兒河畔，乃至你媽々一面負着我傷後的臂部，她忽然哭了，輕輕的哭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很急促的追問她，同時又一面爲她擦着她臉上的淚水……：

片刻。

她告訴我，她因爲我們現在過於幸福了，她擔心，幸福之日，不人間不會長久下去，終有不能繼續下去的一天，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那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悲哀之日，他爲什麼想到了這，她爲何在這時候想起了這悲哀的事呢？原來在前夜，她得了一個夢，夢見我們之間只有一個女孩子，女孩子不知爲了什麼離開家，我死去了，只有她一個人在家，當她在最悲哀不可抑止的時候，她醒來了，那是草原上的一個深夜，只有草原馬羣的叫聲，和猛烈的風聲，這夜，原是我沒有住在她的身邊，因爲我爲着我的傷後修養，我睡在佛前的，我每天都睡得很熟，我不會對你媽々說過安慰她寂寞的話，所

以她也許爲她的寂寞而悲哀，而過於神經質的幻念了。當時我問她，她笑她的癡情，又很笑她過於信渺無依據的夢了。我說：「那是夢！」她說：「夢！我是永遠不能忘記這夢的！」我說：「我不會死，你更不會死，我們有了孩子，如果是一個男孩子，使他成爲英雄，就是女孩子的話，也使她在草原上射出閃耀眩目的光芒！讓她安心，永遠的安心下去。」

就在這夜，我住在你媽々の房里，是草原一個靜悄悄的夜。

你的出生，是怎樣一個喜悅的消息，九月後，你誕生了，是草原產的我們的孩子呵。你雖是我們的兒女，可是又會何不是這塊草原上的兒女呵。

由於你的出生，給我和你媽々一個喜悅，你還年輕，你不能理想到我們快活的日子，當我在指導村民農耕的公暇，媽々正在草原上牧羊，你是三歲的時候罷，你就會向我招手，媽々教給你，稱我爲「爸爸」，你更響亮的學着「爸爸」的語調，我很幸福的摸你結實的身軀乃至你油黑的頭髮，我們笑了。

健康的兒女，也就像我們健康的生命再可以繼續在草原上一樣，媽媽喜歡你，也許更加倍來愛我，我們都感覺到生在草原上的人，是最幸福的了。

到你十歲時候，你可以一個人去看我們的羊羣了，村中的男孩子們沒有人個敢對你無禮，這村的住民，幾乎每個人都愛你，

我們家庭一天比一天滿意起來了，三個人，我總以為草上的生靈們，都有它都存在的價值，比如一花一木，一隻鳥，一匹羊，一條細長如帶的河流……都向我們喜悅，親愛的孩子，你就在這喜悅的氣氛里生成，你就在這喜悅的氣氛里蔚然而高大起來了。

——籠——

直到你到海外求學，我們之間，一個個兒女之間，就像失去了什麼珍貴的寶石一樣，失去了生命上的溫暖，然而我們卻有了比天倫更珍貴，比血緣更

——燈——

粒種子，撒到遙遠的沃土，使它長成，結實，使它不失一粒種子的生成！

我和我的媽々，更努力建設我們草原上的家乃至使我們的草原成爲一片幸福的園地。

……

當你離開家的二年後，接到你寫成一篇文章題是「燈籠」在那里充滿了我們第二代更蓬勃龐大的氣息，除了有我們祖先的風格外，並充滿了時代蓬勃的氣運，我和你媽々是如何欣快不置呵。我有時和你的媽々坐在草原之上，有時坐在洮兒河邊，我把你的文章，一個字一個字讀與你媽々聽，同時我更講給你的媽々，你文章的魄力與結構，你文章的獨特的風韻與性格……

你的媽々又疑是他在夢里，這是她一支美麗的夢。

從你寄來這篇文章之後，在我久已涸燥的心里，開始有如受春雨的滋潤，在已空洞的心里塞滿了春天的喜悅，我對佛祈禱，祇禱你的成功，成爲永遠

爲人服務的人，……草原上的一個健全的第二代。

是的！你已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學徒，我已經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學徒的爸爸了。

告訴你，你如果是一個作家的話，你就應該燃燒似的美的愛好，勇猛邁進，那時放出永遠的光，在你讀者心中開出花來，所謂人生短促只有它才悠遠到久久，是不會有錯的。文學是能促進社會文化的進步，又是指導人生的原素，文學作品是一種尊貴的東西，它的精神永遠不死，那是作家高尚喜悅！你拿這種喜悅來繼續父親的生命吧。就是我死去了，你依稀可以繼續我的一切，那麼我的精神永不滅。

如果你成名是一個裁縫師，你可以再發揮女性具有特殊的技能，你有勝於你媽媽的聰明，你有兩層精巧的手，用你超人的智慧，裁成你理想中的衣裳罷。裁縫比如寫一篇文章，又彷彿建築一座樓閣，只有一任於你天才去擺佈

一塊未加剪裁的布，世界上的事情，無論如何微小，無論如何碩大，都具有不同的趣味，乃至不同的價值，你如果是一個怎樣有大幹才的青年，就是世界上怎樣微小的事，都可以從最精密之點着手，要知道用剪子裁成衣服，用針，線，作成一件適體的衣物時候，那才是已經從微妙之點而完成了。你就是一個工人，這就是你築成的樓閣！

爲了你有超人的天材，這使我和你媽媽之間一個極大的喜悅！

你媽媽究竟爲了什麼病而死去的呢？到現在我還有一個謎，也許是她爲了積勞成疾的關係，一個秋深時候，她病了，她想你回來，可是，那正逢你的考試，同時也恐怕你就誤了你的學業，終於並沒有告訴你，她病前可憐，

到她臨終之日，瘦的兩頰已經完全陷下，兩隻曾有過青春的眸子只是變成兩個使人恐怖黑孔了，我並不恐怖，我只有悲哀，她對我的遺囑，是使你完成一個有用的人，去獻身於國家，社會，乃至我們永遠居住的草原，她死去了，她在草原上安靜的死去了，我關於這一點，很對你不起，我應該告訴知道你，你媽媽死去的消息時候，已是媽媽死去的百天了。你不是說過，你悲哀得幾乎死去嗎！這是實在的話，一個丈夫失去了妻子，一個孩子失去了母親，是我們家庭中永遠的悲哀呵。

從你媽媽死後，我的精神倒不如從前好了，同時身體也好像不如昔日的健康了。可是我不能頹喪下去，我擔負「巴音吐斯克」愛里達的職務，我把「巴音吐斯克」做為我的家，這里的人們做為我的家族一樣，願把我身體付與草原的！

.....

我想你的使命是大的，你學成歸來的日子到來，也就是我們家庭與社會的光榮的日子到來。你將來展開無限希望，你健壯的邁進你的未來吧。

曾先告訴你，你此次光榮的學成，你到我們的家園，第一你須要留意於我原上的文化的向上，第二關於我們愛里的建設問題，更須參加活動，使組織一個模範鄉村，第三關於我們的家庭問題，只有我與你兩個人，今後我們怎樣的生活下去，我們可以把全力獻與社會，我想人生最大的意義莫若服務人羣！第四關於你的所學素養問題，這偉大的草原，一花一木都是為它的主人而生長，也莫不是為它的主人而生成的大作家的功用，能使枯花生榮，漠地生水，使一切人們找出所未見的高尚的喜悅，使從悲哀里找到安慰，使失望者得到興奮，我的女兒你成爲我所期待的人物吧！那你屬於我的尊崇者了。

學校已經考試完了好，不知道你幾時可以回來，六個年我想你長得一定很高了，身軀一定美健得多，你將帶着所學歸來，草原彷彿都在歡迎你的！

我已經衰老了，我們精神一天比一天恍惚，我的食慾也一天比一天減退，抑或我將不能繼續爲社會服務乃至幫助我的女兒了嗎？

我不能再繼續寫下去了。

你平安的歸來罷！

你光榮的歸來罷。

我最親愛的「琳瑪」！

你的父親

表

籠

三

風沙在草原，直是一片烟霧，遠々竟見不到一個人影，偶然馳奔過馬隊，人在馬上揚着鞭上，片刻又復歸於沉默了。

審特一個人，他默默的想他的主人！

裴翁這些日子，真的有些變了！他不常去和誰交談，他每天在佛前祈禱，乃至夜深，白日除了到愛里公所去辦公外，不再到洮兒河邊去散步了。

從前，裴翁很喜歡談話，早如審特說些草原上的故事，和洮兒河的神話，以及他在海外求學的女兒，死去的妻子，可是，裴翁進來却靜々一張臉，除掉了每天對審特問々羊和牛的事情外，對於其他事情一點也不管及到。

——審特！「愛里達巴古西」在家嗎？

「陶格彥」，是「巴音吐斯克」的富戶，雖然財產不及裴翁，可是家里的牛頭數很多，每年可以剪集下許多牛毛，每年都是盈餘的過着日子，他有一個很精明而結實的兒子，他的兒子很能助理他的事務，所以在這草原上，他很自負，他總自己想，裴翁家的興隆計到衰落的末間了。他有許多話，打算和裴翁商量，第一他要繼續裴翁在「巴音吐斯克愛里」的地位，第二收買裴

翁的美利奴種的羊，第三……

「陶格彥」從遠々地方走來，他看見寧特正在沉思，他很知道，寧特是美翁最得意的人。裴翁的家也許出了什麼事故也未可知呵。

寧特看陶格彥來，他急忙很謹慎的：

——陶格彥巴古西！裴翁在家！

——近些日子他有什麼事嗎？

——沒有的！

——也許是你們的羊被狼吃掉了嗎？

——不是；我看羊是最謹慎的！

——他想着什麼嗎？

——不是；

——那麼他怎樣了呢？

他仍是和從前一樣，他是我們「巴音愛里」的主人呵！
他，他或許不能稱爲「巴音愛里」的主人罷！他是不是已經再沒有擔任我們巴里的愛里達的力量了！

密特很奇怪「陶格彥」的問話，他總以爲裴翁在「巴音愛里」找不到任何一件使人不滿的地方，「陶格彥」是「巴音」的人物嗎？他不能苛責裴翁，裴翁爲公益的熱力，更過於他對於自己的家，他愛「巴音吐斯克愛里」，更過於愛他自己的女兒！

我有機會可以見見我們的愛里達呵！哈！哈！

密特更驚異的問：

——「陶格彥巴古西」，難道有什麼變異嗎？

——不！不！沒有！沒有！

.....
.....

寧特想：也許有什麼變異嗎？

裴翁也許爲着這變異而默然嗎？

不過寧特想，草原的裴翁，正是朴樸草原風格的典型，如果輕視了裴翁，也就是不尊崇我們草原的朴樸風格一樣。

他決意了。

.....
.....

四月將完了，草原上整日吹熱風。

——寧特！裴瑪沒有信嗎？

——愛里達！沒有信，到與安去的人回來，並沒有帶回琳瑪的信來，不過

愛里達！我告訴你！

.....

裴翁，在「巴音愛里」，並沒有得人們的失望，因為已經數十年了，每件事，都要把自己置於度外，就是「陶格彥」是「巴音愛里」的紳士，他和裴翁純是各有不同的性格，「陶格彥」已經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總是要和裴翁有一次談話，把他要說的話，對裴翁有一個痛快的表白，在他的理想中，裴翁已是未路的裴翁了，這是應該的事情，裴翁可以靜夕的活下去罷，把他在草原上的精神再傳於除了他的第二個人，無論怎樣，裴翁是應該把他在巴音的地位暫時的檢起來吧。

—— 審特！你明白嗎？

—— 我不明白！

——我盡可以把我愛里達的地位讓與「陶格彥」，他雖是和我年歲相等，他比我有資產，他有一個結實的第二代，他比我能幹得多！他也許能爲巴音的住民們盡微許的力量，而住民們因他這微許的力量，沾很大的幸福，不過，我記得，已成爲草原上的史乘，有一次，「巴音愛里」曾來過一回匪團，那時只有我和勇敢的住民，誰也沒看見「陶格彥」，據說他並沒有聽見我們的槍聲，他是已經早就離開這了，他沒有受過驚，他是很健康到現在，我爲了那次，我受了傷，我們所以衰弱到此，又何曾不是爲了曾受過很重的創傷！

——密特！你年輕呢？你可以知道，一個人應爲大家服務，而這種服務是爲大家找幸福，譬如我現在是「巴音吐斯克愛里達」，我就應該爲住民服務，在能爲我一個人。到現在，我更明白一個人的精神是最重要的，生着，我的魄力，精神是可以存在的，可是如果我死去了，我的第二代如果能繼續我的精神魄力，那是好的，如果他只能繼承我的財產，而不能繼承我的魄力，精

神那該怎樣？那該是苦的！痛苦的。我可以退去我的職務，如果住民們願意的時候。

.....

這裡的住民們，是相當愛裴翁。

這裡的住民們是討厭「陶格彥」的。

可是「陶格彥」；

——寧特！你去傳達你的主人罷，他須要明白事故，這村子的住民們都擁護我的，我的羊比羊的主人多。

寧特記起裴翁的話，「陶格彥」只爲着自己着想而不能盡公益的人，他是草原上的一個自私者。

——你！你可以覺悟些罷！你不能勝於我的主人，你只是草原上的一個自私者，那只有我的主人而爲「巴音愛里」的慈愛之人！

「陶格彥」覺得寇特的話，是來對他進攻，這也許惡感情的挑播，這也許和裴翁解決的「子孫問題」了！

「陶格彥」和寇特格蘭的消息，滿地整個巴音愛里，約有幾個日子，不見他們兩個人的影子，寇特所牧的羊，都藉由裴翁自己去看牧，而愛里公所的事務，裴翁已經不去管理了。

一時整個巴音愛里陷於苦悶的狀態里，裴翁，爲寇特在佛前祈禱，他日早癒；

——親愛的寇特！你是忠誠於世的主人的，少年會出正義感，去征服非正義的惡徒，正屬於我們草原第二代應有的魂魄！不過，無論怎樣，你須要退一步想，「陶格彥」的危殆危險怎樣，他其否如何非禮，我們對他須先豫以

容忍，從另一方面去教悔他，感化他，用精神力去征服他，最後，可以有你的勝利的，你的正義，始終不變，他一定有屈服你正義之下的一日。你不要傷「陶格彥」！你不要傷「陶格彥」！我可以把我「愛里達」的地位讓給他！雖然你爲了他，如果他能在愛里達的歡迎的話，我們也可以爲他祝福，爲他安心的。他你的主人，盡你的忠誠，這是你是錯誤，他是錯誤的，你究竟也不應該這樣待人！勸你儘可以快些痊癒吧。向「陶格彥」謝罪，乃至全「巴音愛里」的老幼們，我原諒你，只要你今後依我的話去盡罷！你可以成爲一個正義的少年。

.....

.....

「巴音愛里」的人們都在紛擾這件事，雖然裴翁已經打算辭退「愛里達」職務，但是每個人都拿着極熱誠的意圖去希望他再繼續下去，因爲「巴音愛

里」沒有裴翁，這是一個最大的損失，裴翁和「巴音愛里」是有史乘的關繫，可是，裴翁對寧特說：

——你告訴我的「巴音愛里」的人們罷！可以由「陶格彥」繼續我去做，如果他不能做的時候，我可以幫助他，爲着「巴音愛里」住民們的幸福，我是甘心願爲社會服務的呵。「陶格彥」比我聰明得多，他把他全副的聰明力去交給我們愛里的人們，我們都可以幸福得多啦！還要我的存在做什麼？因爲生於這的人們都應該去做一點有用的人！

——寧特！你去告訴他們！

——寧特你去告訴他們！

不到三天，

「陶格彥」失蹤的消息傳來，是「陶格彥」爲了把他的十頭牛，賣到遙遠的地方殺掉，他爲多博他一個人的利益，他是違反了社會的規範，他將受公平正義的制裁！

裴翁很着急，

裴翁想，如果陶格彥知道他是錯誤的時候呢？

—— 期待！大家知道，惡人受罰或是應該的，我們須有正義的觀念，須拿公益的立場來看呵。

——「琳瑪」！「琳瑪」！

一層夜的簾紗，輕々の籠罩着「明治神宮外苑」的蒼鬱的樹叢，風吹來，使樹的葉子，發生沙沙的聲響，上弦微弱的月光把人的影子輕々の畫在砂石的地面。

夜在東京市，這是一個最幽靜的地方，「琳瑪」輕々の邁着步子，她想六年間的海外生活，可以匆匆的告一段落了，她初次到東京時候，她還很年輕，她在這安靜的經過了六個年，現在可以回到自己的故鄉去，自己的故鄉原是一片草原，在她的記憶里，是一個瀟灑的沙漠上的鄉村，整日吹着風沙，羊羣從遠々看來正似草海的白浪花！父親也許是蒼老了，一個失去妻子的老人，在度着寂寞獨居的日子。

——「琳瑪」！「琳瑪」！

遠々的一條黑影，漸漸的靠近了。

「琳瑪」注視着遠來的黑影，打了一個寒噤。

——「桃玲」！

——我早知道你在這里，我今天打算見你！

——嗷！是的！我將回我的家園去！

琳瑪說道，在她的眼前彷彿展開一片草原，只有她一個人，她悄悄的：

——我來時候的很，東京的日子呵，這花一般的都市，我初來那時我真苦
歲月的更迭，一切無常的春風，自從我每年的開試，從光榮的回去日子，我
是爲了祝福的，琳瑪，我從前曾和一個朋友，同時去和歌山去玩了一
回，那是夜濤々，從那着沿海邊音的。車里，遠看星々漁火，心覺得有一
種說不出的愉快，這詩一般的世界，我不能忘記呵！

——你的朋友！你們到和歌山去？

琳瑪聽了「桃玲」的話，心里忽然想起好多事，在四年前相識「桃玲」，那時她初來，雖然都是同到日本來的客人，而「琳瑪」是早來幾年的關係，同時比「桃玲」年歲大些，一切都有一些照顧，「桃玲」的事，差不多都是「琳瑪」給主張的，不過她們各有所學的人，「桃玲」是一個醫學的學徒。有一個時候，「琳瑪」身邊有許多不同學科的同学，大家嘗到一起，去欣賞東京近郊的風光，尤其是櫻花滿開與紅葉色濃的時候，「琳瑪」是一個草原生的人，她嘗說出草原上的事，大家都高興她的。

是學農業的「馬拓」，

是學經濟的「吳健人」，

起初她對「吳健人」很有趣，他嘗有一些論調，他嘗發表他經濟的論述，他對「琳瑪」抑或抱着同樣的感覺，他們嘗在一起走路，也嘗說起一些關於

各人的本身上的問題，在某個時候，她對「吳健人」抱一種疑念，她不願再和「吳健人」說什麼了。

那時期「馬拓」，他有高大的身材，他雖是農科的學徒但却又是一個很喜歡社會科學的人。「馬拓」和「琳瑪」，並不管在一起談話，在「琳瑪」的腦子里，「馬拓」僅佔據一個小部分，但是「馬拓」給「琳瑪」的印象却是一個結實的記憶！「馬拓」對「琳瑪」很忠誠，是「琳瑪」文章的崇拜者，而「馬拓」的詩，有時使琳瑪感到「馬拓」是在有一種追求。

有一次他們到「歐那」去旅行，三個人都相互沉默，那次並沒有「挑玲」。只有「琳瑪」講述旅行中的趣味故事，因為蘇是一個最清靜的地方，靠近海邊，直是一個歷史遺下的村落，小巷都生滿蜜柑樹，從每一個家宅的院都可以看見黃澄澄閃爍着金光的蜜柑。他們在冥然的走着。「琳瑪」告訴他們，

——我的故鄉是草原，我們都是將來，同拓的勇士呵。你們能懇幫助我

的話！

三人行，在小巷的日子。

.....
.....
.....

「琳瑪」愈想愈緊迫了。……兩個青年的影子，漸夕的在他的眼前閃動了。這是一個四月天的夜裏，「明治神宮外苑」的夜色是濃包圍着「桃玲」和「琳瑪」。『桃枝』彷彿很高興，是爲着「琳瑪」的學成高興還是爲他自身呢。

——是的！我和一個朋友去一起旅行的！

.....

——和歌山，我很喜歡它，……那裏很容易吃着蓮藕，你馬上要回你的故鄉去，你不能去吃一吃蓮藕嗎？

——「琳瑪」這名字真美，「琳瑪」彷彿覺得「琳瑪」又在想起什麼，所以又把「轉動」這名字的問題。

——「琳瑪」，你幾時動身呢？

——我豫定「末」可以走的，因為這里總有使我留連不忍離開的地方，可是我也要回我的家了，已經衰老的我的爸爸……那一片豐饒的草原。……

——「琳瑪」！你可以快快的回去了，你應該愛護你的草原，你是這草原上的驕子，你有責任去保護這草原的公理啊。你不要再想下什麼了，你是一個智者，你比任何人都聰明，你的爸爸將怎樣喜歡你呢？離開家已經六年了，這六年里，你都只顧想怎麼？是你的天賦呢！你應該努力下去！

再繼續想下去嗎？你的爸爸已經衰老了，正期待着他的健康的第二代繼續他的事業，那草原上的一切啊，是不是又正期待着一個

智慧者的歸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她正要對「桃玲」說出的時候。

「桃玲」又把話轉到「馬拓」和「吳健人」的身上：

——「馬拓」是一位農學家，而且還是一位天才的詩人！

——那麼「吳健人」呢？

「琳瑪」反過來很機巧的問：

.....

.....

歸途，兩個人的影子，晃動到地面之上，「琳瑪」永是爸爸的遺傳性，高大的身材，很結實，很勇敢，匆匆，匆匆！

.....

這夜。

她並沒有安靜的睡下，因為在她的心里交織着許多事，「馬拓」？「馬拓」？

就如此了罷，「馬拓」是一個永遠估聚着她內心一小部分的人，「馬拓」是有用的，而「吳健人」呢？……她又想到，她馬上要回到父親的懷里，不！是草原的懷抱，但是，她馬上也就離開「馬拓」，「吳健人」和「桃玲」了。他已經聽慣了都市的汽車聲，他也看慣了深夜外面閃爍的星子和聳高建築物的燈光。這都是她心的光明呵。

「馬拓」是一個人，他的故鄉是遠一條江，他沒有父親和母親的人了，他平日是最喜歡沉默而能知道苦幹的一個人，依他的環遇與所學而論，不能是一位新近的詩人，依他的性格而論，又不是一個放性不羈的人，他很謹慎，很知道自愛。

有一次「馬拓」對她說：

——「琳瑪——你可以饒恕我們的過去吧，我們在過去，彷彿有了感情的

記憶！……

——那麼還有什麼可以值得饒恕的呢？

——有是有的！

——有什麼？

……

——我很懺悔，我們不能有如此幾個年的過去，我寫過的詩，我曾有過使
「木馬」，帶家回草原去的時候，你可以把過去都
忘了吧，當今的留於此。

——不過「馬拓」！你可以知道吧，我很同情你，你的以為懺悔的，正是
我足以記憶的！我回到草原去了，你可以幫我嗎？

——幫助你什麼？

——我們的草原是一塊沃土，父親把他的責任交給我，我回家園，開拓我

們的豐饒的大地！……

——你……

——桃玲！將來是一位犧牲自己的快樂，去為痛苦的人造來幸福的醫生！

——「吳健人」呢！吳健人呢！

——「琳瑪」都很愛憐的幾個朋友，當發現每個朋友都使他高興，快樂安適！

……而「馬拓」！一條長影，永遠在她一個嚴肅的印象呵。

將別了，

將別開了。

五

水和天都是一片白茫茫的顏色。

船離開岸，只有「馬拓」的影子是孤獨的，「桃玲」和「吳健人」並着肩不住的招手。直是六個年了，海航如果是好天氣，甲板上都在閑立着一些乘客，他們一面吸着煙，一面談着話。他們把一切都交給水手，一任於衝破波浪的前進吧。

埠頭已經消逝在海面不見了，他的記憶的一切彷彿也一盡許都不見了。

「琳瑪」想起家園來，離家時候，媽々很健康，媽々在爸々の愛護中死去了，爸々一個人，只把爸々一個人丟在寂寞的原頭。

是期待女兒的歸來，女兒是一塊洪爐里的鋼石吧！它鍊成一塊珍貴的鋼

石，是堅銳的，是結實的。女兒是一棵靈草吧，是芳芬的，蓬勃的生成。應該再致力於自己的家園的草原吧。是爸爸的意思，已經真老的身軀，將不能再繼續下去，為社會服務的「愛里達」的事務，爸爸也該修養一下吧，一生，他只有在苦鬥里，在寂寞里，他的女兒可以安慰他老年一棵枯萎的心吧，爸爸該幸福的！

「琳瑪」一面望着海水，一面自己想着和爸爸一起要負起草原上的工作，開拓的任務吧，草原是豐饒的呵。

他想起父親寄來的信，他又從新讀起來，輪船和水聲，正激起父親付與她的熱力，她高興的抬起頭。

海水依稀是白茫茫的望不見一點邊際，偶然飛起一羣沙鷗，片刻又不知它的前去向，這是草原上的風光吧，一片綠色邊際的大地，百靈鳥的啼聲，落在遙遠的興安幽谷里嗎？

「琳瑪」想起故鄉正是一篇詩料呢？

是的！父親所付與的使命是大的，父親和女兒生在草原，他們投在草原的懷抱，他們應該爲草原服務，爲草原的人們服務！

.....

.....

「琳瑪」又轉想到草原上具體開拓的事。

她起了一些複雜的想像，她像獲得了一個珍貴的獲得。

她很安心，她很舒適的吐一氣。

她的航行，正像她一個人跋涉在草原里一樣，輪船在急駛的衝破海水，激起浪花。

.....

.....

幾晝夜過去了。

「琳瑪」從興安站下車，雖然不認識爸爸心愛的牧人密特，密特却猜得到這是他的離家六年女主人，和主人同樣高大着身材。

「琳瑪」坐上密特所駕駛的勒勒車，經過興安街，街上飄蕩着保有草原史乘上的商人遺俗的商標。過洮兒河的板橋，是一片草原展在她的眼前了。

她很留心密特，結實的身體，忠實的臉型，安靜並不多說一句話。他想這就是爸爸心愛的密特，草原的健康的第二代呵。

車已走入草原深處了，六個年的離別，一切都給她一股生疎的新鮮氣味，草原上的野花牧羣，青空百靈鳥的啼聲，……織成一片愉快的感覺。

她想生在這里的人原是幸福的，這裏的第二代乃更為幸福的！她將看見衰老而正義的爸爸，她將抱着爸爸痛哭，她是怎樣感想她的爸爸呵。她將到佛前祈禱為死去的媽媽祝冥福呵。

她又想起爸爸的話：

——原上的第二代只有你一個人，草原上一支偉大的光芒，你是草原上的一個健全的二代！你來開拓吧，我們的草原！

她雖然又繼續起來，她一個人的力量的小，她只有一個大的希望，她又記起一句話，正在過去的一個日子，

是對她的朋友說：

——我的故鄉是草原，我們都是將來開拓的勇士呵，你們能懇幫助我的話

……

她不禁大聲說：

——他們一定可以幫助我，他們一定可以幫助我！

她的叫聲滿遍了整個的草原。

十一，九，在南嶺

紅

帶

子

天，海，原野，椰子都抹着同樣的顏色，風把口哨再傳到峽灣在停泊着的水手耳里時，這分明是一個將近的黃昏了。靜々得沒有聲息的一片水波，將被風給激動了。

——嗷！水手先生！

「紅蒂子」底母親病了，她每天都要到峽灣對岸的山寺，去給母親祈禱，她藏着一片虔敬情懷，她在走着一條陰黯地路，夢更黑得比夜沉重，也像雨天窗外一片淒涼地日子。

神告訴「紅蒂子」，母親的病可以馬上復原的，因為神可以幫助一個人的生命，可以把高貴的慈愛，像水一樣的浴着神所要愛護的人們這慈愛真是一顆亮星星！

不過母親底病過於沉重了。不知怎樣加重得這樣厲害，有時告訴「紅蒂子」說：「親愛地孩子，我底青春逝了，我從有了青春，我被青春殺了……

現在生命像將熄滅的花火，我雖然不希望神再把慈愛給我，但是我還相信，這慈愛能給我底至愛的孩子，乃至我孩子底愛人！”

——嗷！水手先生！

如果到了將近黃昏時候，過去酸澀的人，只「紅蒂子」一個人了，沒有暴風，沒有波浪，安然的「紅蒂子」底一張靜悄地臉色。

——紅蒂子你母親還沒復原嗎？

——是的！不過寺中人說，神能給我們一顆亮星星的慈愛的！

——祝福你們！你們可以有光明的！

「紅蒂子」和平日不同的神色，她珍重打掃了水手的臉型，並不是平日載她過去的那一張圓黑顏色的男人，同時他們給一同來划過這隻船而得是重陽節那個時候。那時他還是一位青年紳士模樣。

「紅蒂子」！你能告訴我嗎？你母親是病了的！

——水手先生，我母親並不是怎樣大不了的病，不過她底精神受過大的刺痛，因為她是被走遠父親遺棄了的！因為母親現在失掉了青春，又失掉了美麗，……你想：男人過於自信他們底優越了！我怕我底母親再告訴我父親真摯過份的愛她時候，對我有多殘暴呀！”

——「紅蒂子」，你不是過於苦慮了嗎？你知道你底青春，有多少人讚揚你，以至於悠長日子的來臨，你底像你母親一樣的運命，只是被你母親獨佔了的，「紅蒂子」！我祝你福！你占有着你未來至尊的愛人！

「紅蒂子」睜圓了眸子，因為她第一次聽得陌生人說出這樣的話，同時這話不過突然的，像中了不可測料的一個因果，她也細打量了水手先生底兩隻明亮的眼睛，她像感覺出有怎樣說不出的滋味來，

.....

紅蒂子珍重記着老醫生告訴你：“你母親可以馬上復原了！”的話，再跳

到這隻輕快的平穩地船上時，黃昏已染遍夜色了，峽灣雖然微激動了些波浪，但是並沒給航渡的阻礙，夜靜時候總有些網撒的漁家底女兒，她們有一片好聽的歌的。

水手依稀繼續他過去的話，「紅蒂子」感出一種奇特的泊力了。

水手：

——紅蒂子！不是有過一位青年辯士向你求過婚嗎？

——唔！你怎樣曉得的，這樁沒有趣味的事實，我怕男人自信優越的殘暴，我更怕他們那研究慣了權利義務腦子，我怕我底青春比母親毀滅得更要快的！真怪得很，青年辯士要和我求婚的事情，除了母親和他知道外，並沒有對誰告述過，你怎可以知道呢？

——我告述你吧，那位青年辯士，是一位紳士底兒子，和我母親很熟習，我並沒有見過他一次，只聽說他有和普通人同樣的身材，他有中等結實的身

體，有許多人求他，來分晰和解決社會上的一切糾紛問題，會記得父親遺棄了母親走開後，母親曾問過他，不過我都沒有工夫去注意那些事，十天以前，那天是我底生日，我被一位教授馬來語的老先生請去玩玩，回來時候，據母親很有趣味的告訴我，他送來一盒值錢的串珠，一支好玩的戒指，並且告訴母親，如果有了機會的話，他要向我求婚的！但是，我不能開始接近他，因為他脫不了一種男人心理的殘暴，他有一顆害我們人類協同生活感情的慘子，那「吉吐里」，「吉吐里」可！

——「紅帶子」，實在從你真心說出的話嗎？

——是的！雖然事實怎樣，我決不能像母親一樣的淪落了，我決不能給男人殘暴的！

——「紅帶子」，我很同意你說的話，不過……

——什麼！

海峽的波浪大了！

六〇

或者爲了「紅蒂子」和水手的頭都集中到另一個環圈，船已經失却了它底航線，流向下流的急流深處了，因爲這是灰白的夜，不能明晰地辨別出方向來，船終於被一陣突來的巨浪給撞破了，可憐的「紅蒂子」像可憐的雛燕，被水給吞蝕了，雖然是水手，他有淺近粗通水性的經驗，他用力抱住「紅蒂子」底全身，他們同樣在水里掙扎，水手用他的一個人的全生命都置諸度外了！他們沒有一句話，水手的力量幾乎被波浪給消失了。這樣，這樣迫急的時候，他們底精神都麻痺得辯不出世界的事物了。不知怎樣，水手終於把美麗地可憐「紅蒂子」抱到岸邊了。

夜濃時候，他們底麻痺復原了。水手依稀把「紅蒂子」抱在自己的懷里，「紅蒂子」用柔碎地聲問：

船呢？

又繼續着：

——水手先生！我不見你，只重陽節一次，我在黑暗里記不清你，你家在什麼地方？

.....

到深夜「紅蒂子」才回到家里，母親已經早早安靜睡下去了，慈愛的神的恩惠，母親一張常態的臉，仰着。

「紅蒂子」底心，充滿了恐怖，欣快，和遲疑，她沒有一點疲倦，她用力攥住睡着的母親底手，她又偷偷拿出青年紳士送他底串珠和戒指，想了好多時候：——勇敢的，可愛水手的模糊的影子，沉重地壓在她底心上了。

「紅蒂子」悄悄地：

——把男人殘暴的話，再斟酌一下吧！然而，只是可憐的水手，他和神一

樣的慈愛的！

「紅帶子」不能繼續再想下去了。

「紅帶子」走出一條街，記清水手告訴他底一條路。

夜的顏色淡下去了。「紅帶子」不太清楚的看出水手告訴她底房子，是死去的紳士的舊邸，門額刻着辯士「吉吐里」的幾個字！

夜被黎明的顏色染遍了。

紡

織

娘

崎嶇山路，一匹驢，老人，孩子，跋涉在烈陽里。

從鄉間到城里，老人疲倦得已經遍身汗滴，用腳掌不住打滑，驢背載滿青瓜和紅柿，長鳴聲打破旅途的寂寞，孩子結着兩條短辮，小藍衫，黃麥桿草笠，健壯踏着老人的足跡，興奮地跋涉着，遠遠能看見灰色城廓的壁影，我們該更輕快了。

路旁正是早秋，依然是濃濃夏意，垂下的葉子好像仍帶着甚要的甜意，一片墓地老松深綠得像油畫，幾帶黃的葉子着翼飛旋，風吹長草露出祭石，碑銘已在歲月的風雨裡失掉了聖潔。再走一會路，就是溝壑高谷，在烈陽裡晒着將成熟的肥穗，浪濤聲不歇，只在繼續唱着迴響的曲子，水已經沒有蛙鼓在池裡聲喧得厭人了。

祖父和我，數着過去的年華。

城廓裡，

也有一位老人，比祖父蒼老得多，是祖父的舅父。他在幼年遊蕩了秦州家園，渡過海，這塊大陸來，起初在流離，拚扎，遇過烽火，聽過水手歌，睡在小商人的貨櫃上。老年時，祖父到鄉間，夜里用艾火爐蚊障，祖父的舅父在城廓西角一個小院落栽好了梨和桃子，可是連果實都是青瓜與紅柿，春天院後祖父用鋤播起土層，夏深札成一個草人，防鳥害，他夢里也在維護着愛他老人的口實。

驢子載着的是祖父得意收穫他見舅父，夢想那位舅父的黃梨與毛桃，那院落前邊水池的白鵝，青苔，廣場上軍人的號角……

大熱天！爺兒倆，解了驢子，渴梅湯好了！

我看見老人的白鬚，快樂得忘那梨，桃，和老人曾在街里換來的一筐石榴，祖父把玻璃梅湯喝盡時，白汗衫變成水白衫了。

——今年果子收獲好極，你們辛苦拿來那些農產物！老人直是一片赤誠的微笑，我想不出話來，有意說：「老人，用這些不值錢的，古人給追走好名鳥羣呢。」但是臉一陣羞紅，低下頭。

老人讚慕我好多話，精神和乾淨，兩隻眸子，比前此大豐滿得多了，只有棵蟲牙還沒退好，少用酸的，最後高興了：

——孩子走五十里路！

老人不喝酒，祖父喜歡玉米粥，我愛吃桌子中間那盆蓮子湯，

講着的，是三十年前的故事，三十年前在一個戰彈丸聲里逃到一條河裡，是三個人，水的激流打着他們的頭，祖父，祖父的舅父和另外張姓同伴，張是沒有手的人，只是腳能學蛙泳手，不能增起浮力，他們救他到漂來的馬槽上！餓着三晝夜，到野店村。捉住一隻肥豬，拔去黑毛，煮到鍋里，他們飽嚼着……老人們都笑起來，最後祖父的舅父：

——張家姑娘，是團臉年歲和孩子上下呢！

雖然沒有下言，我的臉又浮起紅潮。

夕陽把梨樹葉影送到窗上像鐵紗。

老人拿着長竹桿打梨樹枝我張起汗衫擦當，一個已成熟的梨觸到我的頭上時，頭髮已經抹滿了梨味，祖父拿着一筐桃子來，用手帕擦，我的眼睛看見老人用刀切開石榴皮，用毛刷刷桃毛：

——孩子疼嗎？

——不！

夜里。

戲院的胡琴聲，整個繫住老人們的情緒。

我坐在他們的隣邊：

幾百人頭，注目一個臺上有披盔甲衣裝的武將，持長矛，花面，寬靴，如獅吼，又是好多執旗人，人和車，有裝扮武人，金色長刀，金色冠，台角上有胡琴手，洞簫人，鼓聲，嗷叭響……

我閉起眼睛。撲到祖父懷里，並沒有哭。

——怕嗎？是假的！

老人微笑着。

我想如果是假的，爲甚不慈祥裝？擺攤攤前孔恐嚇小心靈？結果，我朦朧得像夢一樣，自己却牽一頭驢到不知名地方去了。

老人們喚醒我時，

大屋是空洞的，臺上已是一片清冷了。

跟着他們，在街頭燈光里走，祖父告訴“到江邊去”

夜里的江邊，婆婆好多人，江印出星星，遠着漁火和燈網聲，織這水里

的，生產盡，江邊是條土路，水打在土涯有一種聲響，如果在白日，能看出銀花，近處有幾所樓，從樓里漾出些不能使人明白的歌語。

家鄉的海潮，抑或比我們走時更美麗得多了！

……那海岸燈塔的夜光比從前亮得多了！來信說過的……

老人更興奮起，

明年我們一定到故里去看海，那遙望輪煙，月夜銀波潮汐後沙岸的貝殼，一定擇美麗的給孩子。還有海魚，肥蝦，鮮蟹。

把梨樹和桃園，找一個園丁。

最後：

——將來回故歸一次吧！我希望是夢，如果驢子不疲倦的說，多載些梨桃回去，秋後再到他們那去玩，看青瓜與紅柿……那塊大農園！

×

×

秋後：

吹起涼風，樹的葉子舖到地上，安寧是白而涼的。
我在院角捉紡織娘。

祖父慌着從一個陌生的手接過一封信。

——怎的了！爺爺！

……！

祖父像丟了貴重的東西，

——孩子，安靜在家，我到城去……！

——不牽那灰驢嗎？

我想祖父一定到慈祥老人那去，要帶些更好的東西回來，抑或和老人一起
來，那麼，一定要帶我到郊外去捕大鱸鱖，到鄉村江邊釣魚樹林里捉兔；
……冬天伴我拿獵槍射野雞，到明年一定可以到海邊了，那貝殼里的明珠……

盼祖父回來。可是整日沒人敲家門。

我在院角捉紡織娘。

祖父陷去兩頰，蒼白臉，

祖父告訴，「老人正想滿載着梨和桃到鄉間，可是得了病去時仍健語着像我們去時一樣。可是他竟在前天閉起眼睛……」我沒有勇氣聽下邊的話，更緊一陣的哭得厲害了。

那張慈祥臉，長髮萊州口音……

梨樹和桃棵，那夏綠的院落！明年海邊。

紡織娘拉長長調。

我望後園的看守着青瓜紅柿的草人！……

——六·七·在吉林



籬笆下的蒲公英被風吹動得一個人在跳動！院心却靜悄悄，沒有一些許的聲音，平日總在門前有一羣孩子圍着吹笛子的人玩，不知怎的，連誰的影子也不見了。

「芸姑」在靜默里爬着，心在鼓動着不同樣的節奏，忽然聽得外面有一陣脚步声，急着在看，却不見一個人影，自己知道，這不是平時的心了，幻念的黑團直撲到腦子里，眼前展開的直是白茫茫的。

「芸姑」知道笛子一定要來找的，大家有話講，有東西吃，找個清閑地方去玩，可是「筊子」影的影子像一服箏忽的飛到雲霧里，不見一星星的黑點了。

「芸姑」知道「筊子」家要搬走的，這孩子一定在家收拾着東西，和爸爸補着破漁網，抑或在岸上修理那大平底船，不然怎能不來呢？「芸姑」想「筊子」當然不能和別的孩子去玩，同時把笛子吹向別的孩子聽！如果「芸姑」不在的時候。

「芸姑」心像火燒一樣的向門外走去。

燕子比平日寂寂着有幾隻燕子箭也似的飛到紅色的門樓板，「芸姑」的家和「笠子」只隔有三個門，「笠子」那是紅色的門樓，門外有幾棵柳枝，「芸姑」平日來招呼笠子玩時總是站在門的右邊：

「喂！笠子，來呀！……」笠子匆匆的從里院跑出來，腦袋伸出左邊的門洞：「誰？……約！芸姑！……」這時兩個人一定先到院心的東圍，看看穀雨節栽的綠葉松，再開始玩起來，……

可是芸姑並沒有這樣的勇氣了，把眼睛偷着拖到笠子的院心，看不見笠子同時也看不到一個人，怎的？要搬走還不收拾東西？大家還這樣不穩穩？

芸姑在門外打着幾十個圈子。忽的想起來了笠子一定在河邊？修理船網，抑或和父親從網上往下拾小魚，預備走時送給村里的人，……

於是芸姑一口氣又跑到河岸了。

河岸有什麼呢？水彷彿漲了些，風掠着兩岸蘆花，忽的有幾隻沙鳥腦袋探到水面又匆匆飛到天邊去，籃子的平底船，在靜停在岸邊，被浪花打得有一些微動，船是空空空，……

籃子呢？

忽然從遠遠的牧場里送來一個粗野的山歌，

叫了一聲佳人約約……

梅花花落又開

婆家騎馬送酒來！……

約約一呼咳約約一呼咳……

婆家騎馬送酒來！……

芸姑抬頭看時這人已走近了。騎着一頭黃色的乳牛。

——喂！芸姑！你做甚麼？……

——我打算找籃子……

——找籃子，我也沒有看見，這些天這孩子總不喜歡出來吹笛子了，同時

這船有三四天不見網魚了。你找他做甚麼，怎不找我？

——小死吳六，怎麼有那話，看你那黑皮膚，唱些什麼？

——你看我嗎？那有笠子好？我唱的，你還聽得明白！

——別說沒有用這話，你唱的，我怎能明白，除非大了些時吧！我不愛聽歌，我是愛聽笛子的。

——芸姑，你騎牛嗎？

——我不會騎牛，我會划船！

——芸姑！你知道笠子要搬走嗎？

——知道要搬走，不過不知爲什麼要搬走，大家好好的！

——喂！芸子，我告訴你！笠子的房子城里的房裏，這幾年這人家就想

到這村子里住，今年一定來的……

芸姑好像瘋狂一樣的拿了吳六的油紫……

——芸姑！如果筊子走了，你還和誰玩呢？……

——我自己玩了！

——自己玩，多不好，和我玩吧！

——我真厭惡你看你的兩個門牙，像吃屎的大青狗！

——哈！哈！……

臭六騎着半走過去了，芸姑還很清晰聽到分明又在唱着一個什麼不在行道的什麼歌，但是芸姑却一個字也辨不清了，眼前和河水一樣白茫茫的。

芸姑又打算把臭六招呼回來，詳細問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可不可以幫着去找筊子。但是河西是一片草原，牛和人早已沒在草原里了。

風一陣陣掠起那蘆花，從河邊走向村邊的小路已經遍滿了這蘆花絮了，芸姑急着，又跑到筊子的門外，又把眼睛拖到筊子的院心，依稀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變動，芸姑想，「大概不搬了！……」

巷口在靜默里爬着。連燕子也沒有了。

芸姑一個人回來，經過東籬笆。蒲公英的黃色，很眩耀眼睛。

隔着兩天，芸姑總像在黑夜裡爬着。

第三天的黃昏，芸姑正在放在窗口的白幕簾，忽然有一陣陣脚步聲。

——芸姑睡了吧？

笠姑聽來分明是笠子。

——約！笠子嗎？我以為你怎的了，你這孩子。

芸姑看見笠子好像消瘦得好多了。本想把笠子的手牽過來，打笠子一巴掌，但是沒有勇氣，沒有力量，只有呆呆看着笠子的一個身影，小小一個靈巧的孩子。

芸姑掌上燈。

——笠子你家果要搬走嗎？

——當然囉！走是必然的！

笠子抬起頭來望了芸姑。

——是爲着那城里的人家搬下來嗎？

——是那樣的？不過我也沒有告訴你，你從那裡聽得來？

笠子彷彿有些奇怪的樣子；

——我聽臭六在河岸上說的，

——他說的？他還說別的沒有？

——還說過，如果你走了，讓我和他在一起玩，不過我厭惡他那張鬼臉！

——我走了，你不要和他玩呀！

——當然我不和他玩，不但他……你走了我再也不到小巷口去，自己在院

心，多種些花，讓它滿開在籬笆，等你回來，我們好玩，你再吹着笛子。

——不過我什麼時候能回來呢？

——笠子低下頭去。

——芸姑也不敢再說怎樣的話了。

一會。

笠子睜大了眸子。

——芸姑！我知道你前天找我，不過那天我獨自躲在屋裏，爸爸和媽媽生氣了，大家都不高興，我打算找你去玩玩，但是不知怎的，心不好受，睡在炕上，正作夢和雲玩着忽然又被爸爸罵醒……

——那麼，你這孩子太奇怪了，怎麼罵我，你永遠的睡下去嗎？

——我看睡好，……

——笠子，你昨天呢？

——我昨天嗎？雲兒早上對我說，我昨天生氣，我也好像快樂一點，想找你玩，因為我擔心你不在家，所以沒敢去了嗎？可是

爸藏滿了一筐雞蛋，還有兩條鯉魚，讓我跟他到城里那房東家去，因為要搬走了，這些年都有些照應，所以我只有和爸爸一人騎了一匹驢我也打算到城里看看究竟怎回事，這主人家，男主人沒在家，據說有什麼聚會，只有一個太太和一個學生，爸爸說：「這些年，租你們的房子，雖然化房錢，但是也得感謝的！」，太太說：「也是沒有法叫你們搬出那村子，因為主人這些年身體太弱，早已打算到村里去修養修養，學生也願去……」說着又看着我，約！這孩子，長這樣大了，那年我去時，他才會走呢？」爸爸說：「今年十五了，多少能做點活並且還會織綢，吹一口吹笛子！」太太說：「會吹笛子嗎？我們學生吹口琴，讓他們合一合吧！」爸爸說：「不成吧！這孩子淨是屯曲，不會文明的！……」大家都笑了。後來在他們家吃了飯，飯爸爸都說好吃，可是我看還沒有一塊塊用豆油煎的小鱸魚，燒蛤蟆那樣好吃呢？我要回來，這巧我們剛要牽着驢走，主人回來了。又和爸爸喝了一喝酒，太太

傾着他的學生和我看電影去，女人唱歌，女人笑，那學生看得好像入了神，可是我看來這太沒有意味，倒不如我們坐在平底船上，坐仰着險，看我吹笛子，相信我的笛比那女人的歌好得多！今天早上老爺說得很好：『你們快些收拾吧，不過不要太潦草的搬，一切都辦好了再走！』爸爸點了點頭，並沒有覺得怎樣，不過我一聽到了搬這個字，直是一聲雷一聲砲，……

——你們幾時搬呢？

——爸爸說：日子到很快，等收拾完了船，網，家具，直到新地方的口信來。

——新地方是那呢？

——爸爸說：順着這河走，入了江，再經過一座靠江埠頭的城，過了這城，就可以到了。據說是一片荒草原。我和爸爸在那開懇一塊荒地！

——你們到那去，還做甚麼呢？

——爸爸說：讓我鱸魚池用一點荒。

——喂！這多麼遙遠的地方呀！多麼苦辛的事業呀！憑你這小小的年紀，你不怕茫茫的江上的浪花嗎？我真擔心你，你……

——芸姑，這又有什麼再候四年我不是更粗強起來了嗎？那時你也變成了又一個模樣的芸姑的。

笠子，又微微的笑起來，

——笠子這回你搬走了，還能什麼時候回來呢？

——不過也快！我總能回來，依然和你玩，給你吹笛子聽，同時帶來了兩

尾大鯉魚……

——不過我們要長大了呢？

……

燈火浴着笠子和芸姑，風一陣一陣的吹着窗紙響。

芸姑想了，那年筊子搬到這村子來時，芸姑七歲，筊子八歲，媽媽還在世，嘗抱着芸姑到筊子家，筊子會笑嘻嘻的跑來，沒有一次和芸姑打過仗，後來芸姑的媽媽死時，筊子怕芸姑想壞了，天天給吹笛子聽，要她真願和筊子在一起玩，將來打算和筊子一起在河邊網魚，多麼有趣味的事呢？但是筊子竟要走！……家要搬走！……

——筊子，你走了，你還記着這村子不呢？

——當然記着，那河岸岸邊的蘆花，停着庭前的木杆，那河面一片大牧場，那小巷口，從小巷口往里走，先看着你院家院里有籬笆，籬笆上滿遍着花；……看到我的家，那板門，那屋頂，屋頂時常落着幾隻烏鴉！……同時又記得：你的張着嘴，聽着我的笛子，還記着那羣孩子，那臭六，還永遠記着你叫芸姑！

筊子笑了，芸姑也笑起來。

黃昏，已染遍了黑漆落的夜網。

……
小巷口陷在整個的秋水里。冰涼的感緒。

笠子的爸爸，泥着脚在院心收拾東西，笠子和媽媽在屋里也是蒙着頭髮亂忙着。笠子呢？在岸邊，修理網，平底船，船蓬，船桿，芸姑打算幫幫忙，可是什麼也做不來，只是看着笠子的汗滴落在船板，碎成瓣，不敢說出什麼，其真也並想不出什麼來。僅是心在跳動着。

笠子究竟是那天走呢？芸姑不敢盼笠子有走的準日子，但是也不忍得看笠子這小小年紀的孩子在和大人一樣的忙，希望笠子的家可以多在這村子住幾天，還可以天天來看笠子的影子，……

寧可讓笠子早走，不希望笠子忙，笠子的腦袋像汗洗着的一樣。

一個陰雨日，笠子的船快揚帆了。

岸上都是村里的人們赤着腳，張着傘，臭六還是騎着那頭牛，雨落在人們的傘上，從傘滴到沙岸，笠子的爸爸站在船頭，緊靠着的是笠子的媽媽，向大家說些什麼似的，笠子從船篷里出來，兩隻眼睛望着岸，

——喂！笠子，你真要走了！

臭六高着聲。

.....

笠子沒有聽見似的，只是靜着臉，好像在記着這村子的每個人家，每個巷口，每個人.....

兩在落着，

芸姑看這隻平底船這船上的人臉，曾記得笠子向芸姑說過：“我們長大了，我們一起去划船！”現在芸姑並沒有長大，笠子要自己划船走麼！

芸姑打算問：「你什麼時候一定能來呢？」「你可以晚走些時候嗎？」你
把那支笛子擲下吧，不然你就不會來的！」「你不應該不來！」……還是應
該說的：「你好好要起強來吧。」

可是芸姑沒有一星星勇氣。

雨在落着！

船漸漸的移動起身子，張傘的人們都在揚着手，笠子的爸爸和媽也張起手
臭六從牛背上跳下來，好像要哭的樣子：

——笠子你走！他罵！我再提誰和你一樣的人呢？誰讓你走呢？

笠子呆呆站在媽媽的旁側，兩個眼睛瞪得像一個傻子，那黑的臉，被雨打
着。

笠子直是像一個夢了。

兩天的河，迎着浪花在河心漂動着，因為是下流，速度漸漸的快起來了，

這河像一條銀帶子，船直是一個落在銀帶上的蒼蠅，船漸漸走遠了時，尙能分辨出筵子仍立在那里……

雨一陣又比一陣大起。

河心像霧，遠遠一片白茫茫的，這船，船上的筵子整個被這白茫茫的雨霧吞蝕了。

七·九·南嶺

禮

讚

柳絲已垂到巷口的南牆了。

金色的太陽光抹在一片廣野，如果沒有風吹來時，知道我更爲了這樣時候而矇矓了。平日我總希望站在這巷口的南端，因爲南端面向一座山，從山路走下一個人，夏濃了的一片原野，這人已從一片麥田里走過，你輕輕地靠近了。

今天，你走來了，依稀用輕健地步調，你底感情交給一支玲瓏地笛子。山的朝露又這樣濃重了，你被它把我織給你底衣裳潤透了。

因爲我突然的把情緒轉到你的臉了。我想起，就這樣輕快的日子，該被過去給吞蝕了的，同時，這巷口你或者爲了我，不能再來了，看着你已經走近，我幾乎哭了。

我們並着肩，坐在我底紗窗下，花壇和我表現出同樣的沉寂，今天，我再不能鼓起勇氣去深深吸一口它底芳芬，因爲秋天也許透進自己不能久住慣了

的庭院了吧。

你依稀生着被我讚揚的日唇，你彷彿更帶來了怎樣快樂的故事，其實，你抑或忘了我底一段淒涼地事實，你知道嗎？我將說給你。

當你吹了一個什麼曲子，你底笛子再也不能成聲了。

我想大膽握住你底手，第一次大膽握住你底手，但是，我們沒有這種勇氣，換句話來講，我們沒有這種運命吧。

我沉重着你底臉，我說：

——我將離開這裡了！

——我馬上要離開你！

巷口柳枝，依稀着，把翠綠色，抹在藍天板，它更沉寂了。

雖然，我們相識，雖然我們不應該離開。

像秋天來，秋天的確獨特的來到我們底庭院，五月天的飛絮，真是一片十月二月的雪花，它染遍了我們更沉重地心了。

x

x

音樂堂的樂聲已經悄悄靜下去，你的口唇貼過我底耳邊，你說你學過人們都未曾聽的樂譜，因為年月遠了，你將忘掉了人間底藝術，當我回過頭去，看你時，我底臉紅了。

因為我從前沒看見你這樣的人，同時你要接近我嗎？雖然同是把身子送到音樂堂來，然而我不明白再更進一步的音樂學理，當然囉，我更沒有資格再和你討論起你的話題吧。

當時你送給我一個使我滿意的印象，那時，你在捲着西洋式的頭髮，鼻樑掛一副茶色的眼鏡，你底洋服已經沉舊了，雖然從前是朱色地毛絨。

我雖然沒體貼過真實的藝術家，但是我曾看過主演藝術家的影片，是這樣嗎？

音樂會散了，已是沉重地夜了，你底臉，被我在燈下數得死，並不太結實的臉，然而你有一副正確地眼睛。你底口唇正呼動着這地氣息，你底身材或者不如我的。

你開始講了些怎樣有趣的話，你最後說，你會吹一口的口笛。

我稀異地說：

——雖然我不懂得藝術乃至音樂，但是我從來沒試普通比一種景更美麗地笛響，曾記得忘不了的記憶，南湖的年前過去一個落着葉片的夜裏，我聽得一樓還不怎樣好聽的笛音，雖然沒到怎樣好聽的程度，我想，他一定有更好的進步……

你微笑問着我，我第一次嘗着你底微笑，知道你有玲瓏像女人一樣的口

香。

——以後怎樣了！

我並沒有感到傷促地說：

——因為這笛音是在一塊大森林里傳出來的，待我追着它走過森林時候，夜已經比現在還沉寂下去了。

你更興奮地問我：

——以後呢？

我煩了你底興奮，我感到失望：

一切都虛渺下去了。我雖然再嘗到南湖去但是南湖，有一湖靜水，有一幅好的深秋畫，然而，我感到很寂寞了。

我底話渺小下去，我想再說出些什麼，但是我發現你更興奮起來：

——你是一位繪畫的學徒嗎！

我搖搖頭：

——不！

你又問：

——你是一位文學的學徒嗎？

我更搖了搖頭：

——不！

你轉灣了方法的問：

——你作過畫你自己的畫像嗎？

我漲紅了臉。

.....

——你不是寫過比千行更長的情詩嗎？

我更沉重了自己漲紅了的臉。

.....

我知道，我已經被你發現了，不——被你全部的知道了。

我開始閉起自己底眼睛，忘了這是一張墨網一樣的夜晚。

我爲我底運命的幸福地祈禱：

——我底神！

×

×

你已經在南湖，等着我了。

夕陽的餘暈，還未曾離開湖面，湖面真是一塊染了色的湖，看見你

從林邊走出，你拿着一支口笛。

你清楚着眼睛，你彷彿要吞蝕了我全身——請你注了音我

夕陽將變成沉落的太陽了，森林里雜遍一片比夢更勝地聲音，我向音樂

登去的小路，已經將被夜色吞蝕了。

南湖，我記得一位樂師爲我講過，曾在這兒死過一個女人，她怎樣死在這兒的呢，她占有了一位天才的詩人，詩人把她底靈魂整齊給寫成詩，到怎樣的日子，詩人要離開她，她毅然送走了——一個揚帆的船，她燒掉了詩人送她底感情的詩，她自殺了。樂師說：「死掉的女人，已經六個年了！南湖在她底感情里寂寞着的！」我問：「那個女人生的好看嗎？」樂師說：「生得一雙珠子一樣的眼睛！」……

我雖然聽你正講給我的話，我底心早在繪着已死去女人底臉，女人底運命這樣嗎？世界的女人，有的被稱爲繁榮，有的被落得孤鬱，把人生如果交給了運命，那麼女人該更被運命主宰了。我羨慕女人底命的繁榮，我同情女人底孤鬱，我如果是一個男人的話，我一定潤澤了女人永生的繁榮……

我底想像 複雜了。

湖在夜里 尚能看清楚它在黑暗里印出滿天閃亮星，風也許打着水聲，

由於這風的打着水聲，我聽到江一湖不自覺的吹。

我們踱步子像有一定節奏的走着，你看一則好嘴，你永是講給我，我永遠忘不了的故事，在這半黑暗的夜色中，雖然看不清楚我底臉，可是你悄悄問

我：

——在想着甚麼？

我很聰明地反問你：

——不！怎知道我想什麼呢！

以後我底話轉到笛上去了，你在這吹過口笛的。

我問……

——你能吹給我聽？

你說……

——何必呢？

你彷彿不願我對你底約束，你彷彿對我感到一股說不出的神秘。你說：

——你想的事，被我猜到了！

我固然知道是你騙我，我很明白，你是在探討我底要說而说不出的話。

——不！你猜到了嗎？

你輕巧地說……

——原來我騙你！

我忽的聽了「騙你」的話，我底心更沉痛起來了，因為你要騙我嗎？你拿

你底笛子騙我嗎？世上的女子，怕騙嗎？

你看見我低下頭，你彷彿真猜到我底心了。

你繼續說：

——你後悔嗎？

我忽然聽了他的話，不知怎樣，給你答覆說……

——我不後悔！

——那裏怎的哩？

我因為想起了我應該不能完成的運命，我雖然想古有些要古有的人，但是運命離事實過遠，事實幾乎不是事實了，你還有怎樣深奧地想像嗎？你要把假地事實變成真地事實嗎？我一面再玩味你底話，我說……

——怕你後悔！

你抑或把我底話給悞解了。

我進一步緊緊靠着你底身子。

以後，我們底話又轉到快樂地方去了。

我早知道你，你更早知道了我。

在朦朧地夜色里，能看出來兩個黑色地影子，承認了的我比你高着一點，我或者比你長圓着臉。

湖邊的森林，像一片濃深色地淡墨畫，我們把身子躲到這塊淡墨畫去了。

你問我，怎麼沒有你那多量的話，我不像我作的畫，寫的詩那樣有趣，我……我怎樣答覆你，我完全不能答覆你。

你讚揚我底眼睛，女人底眼睛，都被人在讚揚着嗎？不我獨特領料了你底讚揚，我靜靜地聽你很有趣的話：

——你珍重你底眼睛吧！

如果在白日，我或許會紅起臉，然而，在這樣暗黑地顏色里，我却大着膽子：

——是的！

你又讚揚我有青春，不！正在青春，女人底青春，都要受男人底讚揚嗎？不！我將獨特享受了你對我底讚揚。

我幾乎停止了呼吸，聽你講的話：

——還要珍重你底青春吧！

我有青春！是的！永永遠遠有我底青春。

我忽然想問你：「怎樣珍重我底眼睛，又怎樣珍重我底青春？」又想說：

「你不能使我底眼睛更美麗嗎？使我底青春更濃厚嗎？……」然而我並沒有說給你，不但不能送給你，也正只怕你知道。

夜濃重了。

我們底衣裳潤遍了露珠了。

×

×

以後。

我對觀音每天在祈禱着我底運命，因為你還是比你日管更聰明文學信徒，你讚揚我底眼睛也正是你愛護，你讚揚我底青春，也正是你也在青春。

當然但是我爲了我底幸福祝禱了。

我輕快地看窗外，窗外無論在什麼季節，都有春天的溫存。

春天永遠走向我了。

×

×

.....

.....

×

×

我數得非常清楚，又是一個長的時候，我們不能相見了。

夏天是總在淋着雨，推開窗，外面像一片烟霧，遠遠地，山已經看不見了。

雨從芭蕉的葉子摔到泥盆邊，雨從瓦檐摔到石階，雨被風吹射到我底臉上

因為我底房子比較古高，我站在古高的窗口，和模糊數不出被雨霰吞蝕的

山巒，門外的一片大森林，無論怎樣還能看出，彷彿樹的葉子更油綠起來了。我記得一雙年青的戀人到野外去避暑，在雨天，他（她）們寫給他（她）朋友信上說「——說我們底生活被雨洗得更清新了，雨露來了，更露一張幅寧福地好看的風景畫。我們底精神，已經被它給透了！」——」我閉上了窗子，我想起了門外的大森林，我幾乎哭了。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嗎？我好多日子不會看到你。在這樣雨天，你在做些什麼，你又會跑到音樂堂去嗎？你不會到我家來嗎？是的，我知道你也許明白了我對你說過！

——我們真是風鈴！

你抑或生了氣，因為我沒交給你，我為你作成的畫像！可是，我能送給你嗎？

我盼着雨晴，我打算去看你。

我希望雨一陣比一陣小，還沒到黃昏的時候，雨已經止了。天藍着像洗過的一樣，我迎着這水一樣空氣，我又走到南湖去了。

雨水助漲了湖水，岸邊的青草，幾乎被水給吞蝕了，找不到我們底足跡，能找到我們會走着的森林，於是我走進森林的小路，雨水從葉子打過臉上，我感到一股涼味，我走出森林，是南湖的西畔，我對湖水照了照知道臉，知道我底臉瘦了。因為爲了珍重被你讚揚的眼睛，我底眼睛依稀保持着它底美麗，我想起了，我被你叮嚀時候，我大着膽子，答應了一聲「是！」……忽然一陣風，把我底影子吹碎了。

我奔向音樂堂的小道走去，這正迎着將落的太陽，我知道，人像春天的燕子，無不在追求它底光明，太陽是支永遠照耀着我們的光呵。

我珍重的想着，我們不應識得，我們既然識得就應該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底運命的！

我們有一次在南湖的船上坐着，你低着聲說：

——我們能長久在這里坐着嗎？

我勇敢的說：

——你希望我們能長久在這里坐着嗎？

我底思潮一時比一時沉重，我忘了太陽已經落下，我已經走到音樂堂的前邊了。

於是我又想起樂師一副臉，也曾對我說過使我理解不清楚的話，他知道人生是怎樣的歸宿，他知道人生底宿命。——

忽然有一個人呼喚我，這聲音已經很亂熟了：

我知道是你，你拿了一包東西，你奔我走來，我底神經馬上感到緊張，我底血沸騰，雖然我試過嘗試了快樂，但是我感到沒比這更快樂的了。本來我應該走上前去，緊握住你底手，但是我呆住了。

原來你正要去看我，你並沒有把我忘掉。

我們邁着久違了的步調，我們走熟了的路，我們沒有陌生，也沒有疲倦。你告訴我，你是到××地方去一次，在那里曾遇見一個老年的女人。

我說：

——她多大年歲呢？

你說：

——四十五歲了！

——她說些什麼？

——她說她有一個女兒背她逃跑了。

——她女兒叫什麼名字？

——叫×××！

我想起來，我從前在報面上讀過一篇記事的，我又問：

——爲了什麼？

——唔！爲了愛，她愛上了一位會作畫的！

我故意的問：

——爲了愛情就可以逃走嗎？

你不往下答我了。

我們又溫好了的情緒，被你說的那位老年的女人底話題給占據，我想，咒你，你爲什麼偏提人間不幸運的勾當，我們以後不再聽下這樣話，我們今後把過去都忘掉好嗎？

是的，我住房子，前天搬來了一對同居的青年人，據說男的是會作畫人：我又想下去了。

你又接着說：

——那個老年的女人怪可憐的！她囑我爲她尋她底女兒！

我問：

——找着怎辦？

——告訴她，她來領回去！

我：

——唔！就可以領回去，算一切全結束嗎？

你雖然重複這個話題，但是你並沒有注意到我深思潮，一個工夫後，我們靜下去了。

黃昏顏色，陰鬱地，陰鬱地像條蛇一樣。

我們靜寞地走着。

我一面嘗着你包子里的菜子。

好像應該說出似的。

你告訴我，我們怎樣也忘不掉有趣味地過去，我們曾在花叢里喝過酒，我

們在太陽島划過船，我們也會在這樣夜走過的。我們第一次看見……我們怎樣在森林里徘徊過會走在一層濃密地葉叢下，你吹起口笛，……你又讚揚起我寫給你底信，信上每個字和每一個句子的結構，筆踪像「支配」者里的女記者「インケン・ベ——ター——ス」！

我笑了：

——我怎能像她呢？

你答道：

——我也不知道！

你又問我：

——我曾寫給你底一段話，你記得嗎？

我說：

——怎樣話呢？

你好像答不出的樣子，我突然想起來，有這樣的一段：

「……園丁已經把他底汗滴到花園了，花漸漸的開起來！這花開得比園丁想像樣子更美麗了，園丁安樂的生活下去！」

……園丁底苦辛，把整個的花園給點綴美麗了比他底想像美麗，比他底希望更美麗，園丁安樂地生活下去！……」

我問你：

——問起它來做甚麼？

你並沒有回覆我，你把臉轉向我，你幾乎哭了，雖然你疑惑着我不知道你，但是我還怕你體諒過誤了我。

其實我們很幸福，我們底相識是幸福，我們底過去和現在更是幸福的，我比如花園，我當然能使一個忠誠的園丁快樂的，安適的生活下去。

我們走着。

你還講着，你講的，雖然講厭了，我倒感到十分的興濃了。

走過了一條馬路，快到音樂堂了。

從音樂堂每個小窗口都透出快感地樂聲，像春天清朗的早上，像秋天淒冷的雨夜，像在海邊，也像在高山……樂聲一陣比一陣大起，窗口的燈光也一時比一時亮了。

雖然我們都不會用酒，但是從酒館走出來，都感到醉意了。

我們有暫時的寂寞。

我們已經走到公園的門口了。

找不出怎樣話說。

天空的星子亮晶晶地，今天不是十五，月，下弦月色倒不如一支燈籠。

我想，我們是黑地運會！我不禁：

——咳！

——唔！怎的……？

——是鄉愁嗎？

我們不知在公園消磨了多大時候，待走回了公園的前門，下弦月比前刻光明些了。

以後。

兩個人底影子又晃動到那里，我們都說些什麼，我都渺茫了。

我覺得你底身子過於靠近我了。

一夜朦朧，

一夜跋涉，

天將亮了！

天已經亮了。

×

×

如果泯滅不了誰底記憶的話，我已慣於了，你底目情的恩惠了，你怎們於理我底家，我有一片滑過歲更渺茫地記憶。

你今天經過麥田，到我這來了。

因為我突然地把情緒交給他你的臉，我想起，就這樣輕快地日子，該被過去給吞蝕了的，同時巷口你或者爲了我，不能再來了。

我們並着肩，坐在我底紗窗下，花壇和我表現同時的沉寂，今天我再不能鼓起勇氣吸一口它底芳芬，因為我底運命秋天也許透進了。

你依稀生着使我讚揚的口唇，你彷彿帶來了怎樣快樂的一支故事，其實，你抑或忘了我一段淒涼地事實，你知道嗎？我將說給你。

當你吹了一個什麼曲子，你廣笛子再也不能成聲了。

我想大膽握住你底手，第一次大膽握住你底手，但是，我們始終沒有這種勇氣。

你爲了你的藝術，你去再求你深遠的造詣，離開是應該的，你是一個何等幸福的藝術家呵，你能操樂器，你能操畫筆，你的成功將有多少人來讚美，多少人來爲你欣快。

是的！我們的離開是幸福的，我們永遠是幸福的！

我說：

——你成爲一位大藝術家的時候，將被全人類祝福，爲一切女性所禮讚吧！就是你離開了人世，仍會連續不斷的在人們的心中發散着不盡的光明而

爲人所喜悅吧！

你忘了我們應該別離，

你彷彿感激我的話：

——唔！

江邊的漂流

江面要結凍的時候，十一月的風雪打着船篷。

我舉起長網經經放在水面，冰冷冷的打起一包石頭，拋去吧，拋到葦塘的深處。

是什麼時候了，我望陰沉的天際，看不見一隻船影，只有一陣風，風刺着臉，好像催我的船，催我藏起它歸去，不由使人打了一個寒噤，船篷依稀在沉寂着，小桌上的酒杯早已抹一層黯色，伴着酒的小魚，只有剝淨了的骨刺我跑到船艙，把頭從船窗伸出：「該到歸去時！」

當船泊到這畔頭的時候是初春的可以聽水擊石子，可以看風擺柳枝，月夜敲船板，可以跳上小白魚，白日坐在岸邊的石崖高處，畫成這天然的春色的江邊，最後把我船篷用畫筆寫成「江邊的漂流」，我也有一張「江邊的漂流」畫，相信我並不漂流。

春天實在美麗得多，尤其這使人愛的水上家鄉，終日一個人踏遍江畔的上

流，那是一個樸朴的鄉村，有一條小河，是江的支流，有一座土廟，還有一座青得像翠一樣的小山崗，過山崗是一個大平原了，相信到冬天，一定有雪茫茫的風景吧。

江畔的下流並沒有上流好，止是一個酒店。

夏來時，這江邊的水手多起，酒店的生意也興隆了。

平時我不到那酒店的屋里，不過輕踏過他的家門，因為它的門前有一片金黃色的夜來香倒使人眷戀。

由一個渴醉了的水手告訴我：“這酒店是一個老婦人開的，有一位明朗的姑娘，她能給溫酒，她能唱支美麗的歌，她愛美麗的具殼！”
我閉起眼睛，又想起酒店的門，門外的花。

x

x

——你知道我也是個水手嗎？

有一天我終於認識了這姑娘，明亮的眸眸，清朗的歌喉，浮起紅潮的兩頰，永遠像酒後的微笑。

——我知道。你的船寫着「江邊好漂流」！

她溫過酒來，送我一個忠誠的微笑。

她告訴過她的家鄉，她的家鄉愛她的人，因為是香永遠要在江邊住，船篷在水面？到那里？從那里來？然而我回問她什麼，只有板着臉，想起月夜的美麗，或者能使她知道我是詩人！最後：

——姑娘；只要我們同坐在江邊，總聽請你聽我的故事！

她得意的笑起來。

這正是月夜。

我坐船邊打船板，看從江面跳上白鳥。

——喂！你看見我是來了嗎？

正是一個白衣姑娘，拿着一束夜來香，一瓶酒。

——姑娘嗎？

——是的，這你這花和酒，我要聽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嗎？

她和我並肩坐在船邊，我嗅她的花，同時她叫我喝酒不醉的方法，結果，我們却都醉起來，看月光射在江邊銀波，風泛起蘆絮，輕打着一個船篷，兩個人。仰着臉，數天上的星光。

——姑娘！真要聽我的故事嗎？

——是的！

——我是騙你，我沒有故事，一隻船在洶波的海峽，一個人在走雨天，一杯酒濁要乾涸了的心，這是故事嗎？

——傻子，只有騙傻子，這是詩人的詩，而不是我要聽的故事！

其實！我沒有勇氣，沒有勇氣講出心的故事，這姑娘快放心，不忍得更悲哀的低泣，使她快睡吧，在這雨夜。

雨夜！我正寫詩。

——喂！你不怕雨聲嗎？

姑娘打我的船篷，腦袋從窗口伸入。

——先生！我要走了，江邊的空氣雖好，媽媽討厭了這地方，明天我來，不要到酒店去！

——走嗎？等我的詩完了，送給你拿去吧！

她低着身子走進船篷，用我的手巾擦去她身上的雨滴。

他低着聲：

——我聽你的詩……

我用筆指着每一個字：

漂流的邊江邊，

江邊姑娘的明朗，

雨潤花的家園，

風掠酒的醉頰！

你像沙鳥，

你像螢火……：

——喂！這叫詩，我不明白，不過你不要給我這樣的詩，我的明朗分明是憂憂，我的憂鬱分明是爲了詩人！

第二天，整天不見姑娘來，我望水邊的游魚，知道秋天來，水清起來了。心感到一番涼意。

到夜，我開始憂鬱，也不見姑娘。

午夜我醒來。看很明顯是從窗口投入的信，

寫先生，

我走了，不問管送，我已經離開了。

和母親在這深，當我這，我茫茫，我本來以為你最好嗎？只知怕別給再增濃了我們的憂鬱，希望你保重，我這，江水冷了，天陰的月星也是冷水一樣，你要眷念我嗎？可以在一個小鎮，我還是這，姑娘永遠愛你的。

最後：這你這得意動。

我悵然跑出去，酒店空洞着，夜來香依然開着，在黑夜，到那里找我的姑娘，茫茫江水，茫茫來路！

×

×

江面要結凍的時候，十一月天的白雪打着船篷，

把頭從船窗伸出去「該到歸去時候！」遠遠黑洞洞的，旋起風。

——六·十二·在南嶺

小
青
十
五
日

零

我經過第一任校長那兒看信寫，我恭敬的向它行了禮，幾十年了，這偉大的留給社會功績的人物。

我又繼續地走出校門，依舊想吾師先生好話：

——卜奇！國家不要什麼學，這學校園後一塊馬苔薯，需要要除草？

照例這先生說，這學校園後一塊馬苔薯，需要要除草，使空不能在我腦子里忘掉，然而今天，先生說，就像一股烟也似的飄過去，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不過先生底眼睛，是那樣的奇異的向我投來。

我走出校門，每天我都驚。不捨的回眸看這垂着綠柳的門牆。今天我從綠蔭里穿過，我從葉孔里數着太陽的光芒。

——光明的日子呵！

每天馬路上行人，像織成一支串子，我常站在百貨店的門前，看々他門窗鏡里放置的東西，……

雖然怎樣長的馬路，我在一股熱地思潮里，匆匆的甚麼也看不見，聽不見的了。

今年夏天，我從早到晚，今天過日子，大櫻從一個專科學校快畢業了，明年春天，他將去別處，如果大櫻來，我將不能再到寂寞了，正

答謝

如果大櫻來，我們在一起玩，讀它爲我講故事，坐在院後的河邊看水，夜間在窗前數星々，如果肯教我歌的話……

我忽然又想起來了，大櫻的學校離家很遠，那沉重的行李，那書囊，將怎樣載得動呢，應該去接他去吧，大櫻會等麼，如果我們一同坐着車子來的

話，走在街上，一定被同學們看見，他們一定羨慕我……

因為我一定要不寂寞了。

……

我想着，我想到悠久的過去和未來，乃至使我快樂的今天……

當我抬頭來看，我已經走到家門了。

悄悄走進院子裏，推開門：

——呀！

我不由的喊叫起來……

白的衫子，安靜的臉，……

大櫻嗎？那是大櫻，他已經安靜地在床上端祥的坐着。

我忘了一切的撲到大櫻底懷里了。

今天是防空日子，大櫻早々就把防空服穿上了，我問……

——大櫻：會由你作成的嗎？

——大櫻望了我笑一笑：

昨天，連什麼都被我忘了。今天才想起來問大櫻，學校今天功課嚴不嚴，作幾個文，學幾個歌，運動會得沒得獎，考多少名，級任先生是誰，從那畢業的，學校的勞作都去做什麼？明年是畢業同學里，都希望做什麼？

大櫻閃動眼睛，像早就希望告述我底樣子，畧搖動着身子：

……
……
……

……
大櫻底話，說得很有趣。我總願意聽他向我講些什麼，我想：

——大櫻畢竟是大櫻呵！

大櫻比我真聰明，他告訴我：

——校園在市外種許多馬芥薯，到秋天總能結幾千公斤的種子，到現在，已經開滿花，如果能使到秋天打算讓結成肥大的時候，可以把這花摘去！……

我聽到關於農業的常識，真使我像獲得了什麼似的，所以就不由的想起我們學校的校園，明天一定傳給我庭園了罷。

我又打算問些什麼，到……時候。

夜到我們底庭院，有多麼神秘呵。從沙簾透進晚風，夜的原色一層深草綠的抹在窗外。

我和大櫻在窗邊吃冰。

——涼得討厭嗎！

——不！

——加些糖好嗎？

——怕甜完了嘴要酸的。

我們提到這個「酸」字，大家都笑了。

二

鄉下來人。

大櫻打算到鄉下去看青去。

我不願意他去，最少要他在這裏多留幾天好。不知爲了什麼。

我向大櫻說！

——那麼，待些日子再去罷，想你沒有什麼吧！

大櫻也許的叫我：

——當然很好，就是去了，也要在開學前早幾天回來的。

我感到輕鬆。

一片夏天的好天氣呵！

三

因為今天要晚點回家，回家先告訴一聲，不要等我着急。

大櫻早就出去玩去了。

到夜。

我八點鐘才回來，不一會大櫻也回家了。

大櫻說：

——我買東西，一定要走好多家好好挑一挑！

真的，大櫻是個聰明的孩子，處々都表徵出他是一位智慧的神仙。

我們談好多話，大櫻很喜歡講他們學校乃至朋友間的故事。我更喜歡听他所講的學校乃至朋友間的故事。

大櫻講得很疲倦了。安靜地躺在燈光下。

我招呼他底名字，他不答應我。

我知道他已經熟睡了。

四

我想，是怎樣玄妙的想象呵。

青空，碧海，偉大的草原，我好像一個人開始走開了，一個人！只我一個人。

早上，街頭清靜着，兩側垂下楊柳葉蔭，從這里穿過，就要別××公

困了。相信我在椅子坐着，皇上鳥的歌，我躺在草地上，這大自然的床呵。

我仰望着白雲，想起人事多變幻！

好像自己永遠走錯路，自己還不知道後悔，從前我也曾想着這樣的日子，

.....

.....

夏天，只有夜是美麗而悠靜的。

我和大櫻圍着冰盆，吃冰。

我告訴大櫻說：

——你午睡得很有趣嗎？

大櫻對我笑了笑：

.....

一面吃着碎冰，一面說些文章上的故事乃至於寫文章一些朋友們的感情上的糾紛。

大櫻望了望我：

——真是迷離呵！這些人們！

我年歲還小。不明白文章，也不明白感情，大櫻說的理論很透澈，我不很理解，不過我知道：

——大櫻畢竟是大櫻啊。

吃完了冰，我覺得寂寞，所以提議捉「小偷」，我當了個「清官」，命令「張三」捉，誰是小偷呢？

大櫻羞得紅着臉，用手遮着眼睛，

我說：

——大櫻，以爲看不見你底眼睛？就看不見你的身子嗎？

我們真愛這美麗的夜，不忍得睡去。談些話，話是綿長而有趣的。

大櫻問我：

——我爲你出一個宿題好嗎？

我說：

——怕我答不出！

——你說你願意做一隻樓閣里的金魚，或是孤立高山上的松樹？

我想了想：

美麗地金魚啊。

偉大地高松啊。

——我很願做一棵高山上的——一棵松樹，但不知又怎樣？

大櫻沉默了半天！

——金魚是一隻美麗的，活潑地，輕快地小生靈，它是驕傲地！是供人的

娛樂地玩意呵！那高山上孤立的松樹呵……

大櫻不繼續說下去了。

其實，這是一個謎！

又想：

——大櫻呵，那高山上偉壯孤立的一棵呵。

五

今天，我已經忘記了。

但是想像是這樣：

大櫻早々就起來了。立在窗前寂寞了一會。忽然回過頭來：

——今是好天氣呵。

大櫻的智慧，他會一手好的工藝學，許多美麗地，精製地玩意兒，都經他

十底個手指頭織成了。我是怎樣爲他讚揚，我是怎樣又爲他快樂。爲他底技巧祝福。

大櫻是永生幸福的。

如果世界上的人們都像大櫻，那麼世界上的人們一定更會走到幸福的生涯里去。

大櫻疲倦得午睡時候。我回了。

我只有站在他底床邊：

——大櫻呵。請你安靜些睡下吧，七月天氣是熱得像蒸籠，討厭的蠅子們，不要攪動他底清夢。

我想：

大櫻底夢比他底現實還美麗得多吧！

是一座樓閣，從這樓閣的紗窗看見這片廣大濶地庭院，是一座花園。有美

麗花朵，有好听的鳥底音樂。春天來了，滿園都是春天……

誰說大櫻不是這園里的主人！

●大櫻就是這里的主人。

.....

晚上。

大櫻拿塊青色的布說：

——小青！從前我不是說過愛真紅的顏色嗎？告訴你，我現在却喜歡這個顏色了。

我驚異地：

——那麼你爲什麼轉變你色素的愛呢？

我閉眼睜來：

紅色的大櫻底時代，青色的大櫻底時代……將來的大櫻呢。

六

明天要到鄉間去。

我想大櫻一定很高興去看那青々地大地，淺藍地遠天，久慣住在都市上的人們，只有這一個時候，是希冀的旅行呵。

大櫻就是大自然，因為當我走進一片清朗地天地，是什麼呢，從青空飛下來，漸々輪廓大了大了。最後它圍住我底身邊……

我想這是大櫻呵！是大櫻啊。

明天要到鄉間去。我說：

——大櫻！我打算也去，不知你以為怎樣？

又說：

——我去，馬上可以回來，可能逗留多少日子呢，我在那裏是與這些商民見面，因為再休養幾天，就開學了。

大櫻點了點頭。

將迎黃昏時候。

不知爲了甚麼。

大櫻背向窗口竟無一語的……

我問：

——你難過嗎？……莫非我怪罪你？

大櫻不作聲，大概不承認我能罪他吧。

親愛地人們！請不要再見罪的大櫻吧！大櫻是茫茫原上一支孤寂地影子，

我幾乎哭了。

——無論是誰應該同情你，同時更應該助長你底生成，到現在，我沒有一

個時候地把你忘記，我底生命，我底今天的生命，都被你給主宰了，我永也忘不了，永久不能忘記！

.....

.....

大櫻不說一句話。

七

我們到鄉間來了。

正是大地種滿了高粱時候，我們像走在綠色里，也像畫在綠色里。百里路，把身子交給車隊，烈陽的熱，我們直呼不出氣息。

我想和大櫻談話，所以對大櫻說：

——大櫻！你底車子舒服嗎？

因為他底車遠開去，不知他是否听得。

大櫻已經和大自然融化了。因為大櫻便是大自然呵。

八

鄉居門外，有一灣溪水，圍々包圍着短小的柳樹叢，這灣水靜着波紋，如果
不投進一塊石頭的話，永也看不見水底激動吧。這正像少女底生命一樣，
是平穩，安適，無生靈走過的處女原上呵。

——大櫻！你在這嗎？

大櫻悄悄在這里，給水面上漂浮着的鴨子照像，鴨子在水面顫動的羽毛，
探動着頸子，正似顯示它底智慧的样子。

水邊，我忘不掉的兩個鏡頭。

大樓迎着太陽，仰望青空，背着柳垂，池水，悄悄站着的生命之靈呵。

.....
我用力擲進一塊石子，這水波起一靜滿是，由小圓而大圓了。

大櫻把這收到鏡頭里去。

.....

.....

午後我爲着要回家去，離開鄉居時候，沒有看見大櫻！

我走出村落的小路！

——大櫻！祝你健康，快樂地留在這吧！

因爲大櫻不在我眼前，明天關於大櫻就不知道了。

九

應該是 大櫻歸來的日子。早晨偏落起雨。

我到車站去接大櫻去。

一路上，我想。

大櫻早々起來了，推開窗扉，外面滿落着雨霧，遠方的山嶺，草木都顯得茫然不清了，門外池塘抑或漲滿水，那空活潑地鳴着。……

大櫻回過頭來說：

——該到我歸去日子，徧落起來雨！

大櫻在途中，一面看沼路的濃夏的風光，又一面唱着歌，……是大自然

呵！



車匆匆跑近車站了。

行人如流水呵！行人如流水呵！

我沒有看見大櫻！

十

.....

.....

大櫻回來了！

大櫻回來了！

我像驕傲的，優越地對 myself 的人們，我推開窗戶，讓風吹起來。

大櫻滿臉都是汗珠。

滿載着鄉居的榮幸，快樂地回來了。他伸出一雙黑健地腿，胳膊，.....

——小青！你敢比比誰的色健康嗎？

……
是的；大櫻健康……收復地，……了。

夜里，大櫻講起鄉居的故事，我戀々地不忍馬上睡去。

我忽然記起：

今天是二十九日了，來月一日大櫻就開學了，心忽然覺着一陣悵惘：

——大櫻一日開學嗎？

——是的！

——什麼時候到學校呢？

——應該在午後六時前吧。

……

我又覺得悵惘裏的快樂，因為至少在一日那天可以再繼續些相聚的時

談，

我聽得大樓的酣睡聲，我想着睡不下去！

外邊有亮晶晶地星々。

十一

離別前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珍惜的，今天大櫻坐在階前乘涼，也許在低頭看書，我悄悄從他身邊走過，沒有給她說什麼，也許她在想起什麼嗎？

夜里，我要大櫻讀詩，

大櫻微笑着說：

詩是人感情是最激奮的記錄，人家所寫成的詩，我不明白它的骨子，如果你寫的诗，我還能懂罷，不過你打算學詩嗎？小孩子！

我馬上沉默起來。

大櫻還不知道我會寫詩嗎？我寫詩是從和大櫻某個時候開始，我幾乎爲了誰寫詩，我的詩是誰，誰和我的詩，是一片片的，這是最高超的神秘呀。……我並沒有對大櫻再說起什麼，讓這不可使人理解的謎，一任於運命的擺佈罷。

十二

——小青！小青！

是大櫻在招喚我。

我在園後看向日葵，我匆匆的跑進屋來。

——小青！我要收拾東西，你可以我忙嗎？

我听了收拾東西的幾個字，我心忽然放下灰顏色的簾幕一樣。

——大櫻！你準備走嗎？

大櫻也似乎不喜歡听我着走字，他輕々地抬起頭：

——小菁！你努力罷！你是一個有天材的孩子，相信你有你偉大的前程的！……我們暫時可以離開，……

我比大櫻加重的說：

——我還是希望努力吧，你比我那有天才，你有比我更偉大的前程！不過我們是終有離開的一天啊。

終有離開的一天，那時我見了大櫻將怎樣？我不忍再想什麼，只見大櫻在整理他的講義，我替大櫻的報紙包好。

一個雨天。

雨在外面不停的落着。

窗外的柳枝，遠々の山影，那聳高的樓閣的影子，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坐在窗前，一邊听雨聲，一面在沉思，心想不出什麼可以做的事，可是心里很不安。

我想：

彷彿在一片大曠野，沒有一個人在這里經過，兩隻年輕的靈鳥飛來，它們快樂的在唱歌，飛翔……忽然天陰了，一陣狂暴的風雨……兩隻純潔幼小的生靈，它們飛散了，它們剎那間飛散了。

親愛的鳥啊！

你們將飛散到那去？

我幾乎哭了。

只有偷偷的看大櫻一副靜悄悄使我一生也忘不掉的清秀的面孔，不敢對他說什麼，乃至我不能對他說什麼。

十四

車子的速度比從前是快的。

經過一條繁華的街頭，就到了這條去日本和學堂對面街了，兩傍迎著陽光晃動着的樹葉子，灰色建築物，一洗了了似的，一切看都如夢一般，到使人愛戀不止。

我們的車子就在這里匆匆馳過，我倆說不出什麼來。

大櫻永是很幽靜，很安適，他也許不知道離別的苦惱呢。他也許不見了小

青，就可以把小青馬上忘掉吧。

離別，在我和大櫻之間，是有的永遠的離別吧，可是我望之大櫻兩隻黑色閃光的眸子說：

——現在是八月初幾，冬天還有百個日子，就寒假了！

——唔！

——十·九·南湖

原

上

一

九月天從大戈壁吹來的砂風，把整個蒙古草原掠遍了，草沙々着，大地像陷進了一塊深淵，一片將乾枯了的原野，天邊沒有青山，綠水不在天邊，只是一點留在這裏的踪跡，一塊寂寂的鉛板！

忘不掉的季節啊。

奶子酒飄出芬芳香味來，浸遍蒙古老人底臉，成吉斯汗鍋的肉味，火焰猛烈的熱燃夕陽的晚燒，油一滴一滴的滴到火里去時，這肉已經熟了。老人的胡琴，可以在這時候鬱鬱地唱起，這是豪放的氣息，整個原野都沉默得像融化在水里一樣，一支沙漠上的歌，萬里一條絨氈，這氣息遠了，更遼遠了，好久，好久這夕陽的聲息啊。

老人底胡琴保存着這原野上的歷史性，從每個季節彈起，春光走了，夏天

來，秋來而冬又到了，又是春天……這鋼琴已隨着草原的草莽能長久的傳下來。

它雖不能帶着這塊生人而活的，但它在大地是生長的植物。這大地我有水草的地方，放出牛馬去，待水草枯了，琴就死了，但會再生着，這只是很從簡的走着。安心去度這習慣而孤獨的生活。

慣例的日子，老人以各種音樂的，音樂的，由這草原又是一種新的生活了。老人想再離去，再尋一支奧地蘭的琴。鋼琴總會伴着鋼琴，迎夕陽的一片幽衷。

琴聲起了：

鋼琴——

鐵管——

阿和軍鐵具——

老人高興閉上眼睛，用力拉；

——是歷史的光芒呀！成吉斯汗征服亞細亞呵！

兩匹並轡的馬追風樣的在大地里奔馳着，有若大海似的澎湃，在山谷群峯里起伏馬蹄音。

二

冬近了，雪花碎得有如毛羽，大地出了白色，什麼也看不出，大戈壁的風吹着整個沉寂下去的原野，與安嶺真是安睡了的蛇！海底一般的原野，冷凍了太陽的光芒。

而今正是「蒲亞」底季節了。

.....

.....

蒲亞的幼年。

他不知道草原奇異的父親遺囑的言察，他以為他不過是一棵草原上弱草，一滴水露，一點風沙。

受過媽々的遺囑，他々，不會再代替了死去父親的靈魂，把父親的愛，也由她付給了兒々。

.....

究竟，怎樣生存的？草原的謎呵。

他當從媽々，那里聽了許多故事，媽々從草原的上古開始說起，每天都講給聽聽，但是如果講到父親的遺囑，媽々臉上下臉，就不再說下去了。

——知道祖先那光輝的靈魂上的事官，蒲亞更再去追問起媽々：

——是不？父親更光輝呢？如果現在生存的話，不是

媽々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媽々地用悲哀淒切的語調開始講給他，同時使他要深切的記着，記着父親。

.....

母親雖然不是草原生成的女人，但是她知道草原人有祖先遺留的尙武風概，那時他爲了厭了草原的生活打算在外面找生活，竟帶着媽々到哈爾濱來，一條明亮的松花江的帶子，異國風的太陽島，在清朗日光下，總使人有快愉的感覺，但是他們不能忘記他的故鄉，故鄉那片天然的綠原，一條細而長流的洮兒河，那一片靜悄悄的天地。.....

他想，他不能再回草原上去了，因爲他幾乎失掉原上的風格，他微弱的力量不能再去原上的勇士，只有悄悄地的離開罷，只有悄悄地的離開罷。

父親終於死去了。悄悄地死在松花江畔。

父親臨死的時候，並沒有多說出什麼，只是一支獵槍！

希冀，死去的人的希冀。

把這希冀交給孩子。

.....

.....

歸來罷，可以早些歸來罷。

有一天松花江正揚着巨浪，江堤被波衝出聲響，這該是暴風雨來臨的時候了。

遺骨，是會有過希冀的遺骨。

孩子，是可以能繼承這希冀的孩子。

媽媽的伴侶，媽媽離了這，只是一懷悲哀，她哭了，她離開哈爾濱。

當蒲亞剛學會了騎馬與射槍，媽々竟死去了。

媽々怎樣會死去了呢？媽媽也像父親一樣不能在這草原活下去嗎？蒲亞不能再去問起媽々，因為他知道，他應該在這永遠而有希望生下去吧：他可以再追尋一下先遺留的光輝史乘上的路罷，這路是寬濶無涯有如草原的無一點邊際啊！

而今。

只有荒原上一支孤寂的影子，他底運命，正是這荒原上的一棵小草，一個行旅，只他一個人，只他一個人的脚步，將怎樣邁進呢，將怎樣邁進這塊原野呢。

然而媽々死時候。最后的一句話，這話使蒲亞不能忘記：

這是一個姑娘的名字，這名家叫作羅采。

.....

繼承父親的希望，而自己的希望正像火焰一樣的燃燒起來了。

.....

蒲亞會比父親進步得多了。

他有一手巧妙的鎗術，是一個機巧正確的聰明獵手，強大兩隻魄力，正是在洪爐里焚起巨柴，鍊起他鐵鋼一樣的偉力，閃爍出明亮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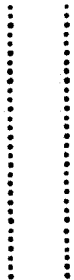
燃燒起自您的生命罷。

蒲亞常自遐想：

——是的呀！我蒲亞：

他又常自問：

——蒲亞你怎樣；如果使你永遠變成英雄的時候：



三

——羅采，脚凍疼了嗎？

——不：我會熱的，身子每個部分：

羅采啊，有烏黑的眸子，鑽石樣的潛隱着熱力，是純高的姑娘啊。

——喂！遠々地不是一羣鹿隊嗎？交給我，那粒彈丸：羅采。

——蒲亞你須要小心：

羅采從腰帶里解下一個小盒，拿出來交給蒲亞，當她手觸着蒲亞時，她會有和古英雄會面的感覺，像成吉斯汗走來了，他帶來了大史乘上的偉壯。

羅采看蒲亞輕地英姿，他帶來了整個男兒底氣概，她對於他底技藝，她對

於他底魄力，她低頭無語的心跳動起來了。

——蒲亞你須要小心些啊！

.....

羅亞是騎着一匹紅色蒙古種的馬，風掠過吐出熱汗氣的紅毛，他底生命像燃燒在火焰的紅光里，他會有綿長的幸運，——羅亞快活的想着。

——羅采你喜歡這樣和我下去嗎？

——親愛地蒲亞，你怕討厭我！

.....

蒲亞忽然着聲高呢，好像把方才的話忘了一樣的！

——羅采——，再交給一棵彈丸啊！

——嗷！

.....

蒲亞單騎迎着風走去了。

好久……好久……

人在雪原上，是月夜河心的快艇。

一個時候，也許緊張地過去了。

汗從人底額角流下，大地的溫暖只有從人嘴吐出的氣息。

羅采幾乎忘掉她在蒲亞底身邊了，

——蒲亞，你是過份辛苦了吧

——不，只要果實結在羅采姑娘底面前呀，只要果實結在羅采姑娘底面前

啊……

蒲亞唱起來了。

忽爾，再從遠方，像爬上來黑影的險羣，蒲亞馬上止住歌聲，要舉槍，

他快樂地釘羅采一眼。

——羅采：那是什麼？

——不那是駱駝隊不要動手呀！

……

羅采看蒲亞底結實的臉型，正想起她從遼遠地葛根廟活佛那里回來，她記住這座沙漠宮殿的喇嘛廟，龍山脚下生長出他所福的運命。

原上的浩大啊，雄濶的襟懷啊。

羅采至尊着想：

活佛，是佛，他可以保護着我們，他可以使我們幸福啊。明年我將再到五台山呀，那五台山啊。

蒙古的冬天。大地真是封凍了一樣。人吐出的氣息幾乎和雪變成一樣的顏色，風可以把雪吹起來，茫茫一片雪霧，然而在這里活下去的人們，他們依稀有着和春一樣的溫暖，大家同圍着地中的火爐，柴煙起初迷漫他們底身

子，之後，漸々從天窗吐出去，不久馬上變成寒風了。

火焰上有烤肉的肉香，炒菜和奶子茶會使人生出食慾的魔力，一會烟漸小下去，肉味和奶子茶香濃了。

於是他們開始吃着，他們溫暖起冬天的肚子。

外面的風雪抑或更大些了。

四

呼倫貝爾有春暮的風趣了。

蒲亞寫給他海上捕鯨的朋友們：

「親愛地朋友，

海上浪花依稀嗎！

從前我不是說過嗎，母親死去時候，告訴過我一個珍貴的名子，這名字叫羅采。如果現在我有好的運命時候，她幾乎屬於我底了。但是我沒有那樣大的過分幸福與企圖，和勇氣，因為她

過於矜持她底生命，她底天材了，她是神一樣呵。

我要紹介給你們，雖然知道現在正需要我。她底消息，她像我底一顆赤珠子，我夢一樣的原上，她一雙瞳子。

然而，我會想起海上來，你們在波浪里掙扎正像和在草野上打獵一樣，可是你們是苦的，因為你們沒有屬於你們的人！是的，這正是你們底戀愛與希望吧。

我曾對我底羅采——或者她是我底——講起海上不得像面鏡子如果潮息時候。這正和草原一樣，都是一樣的顏色，那果把所有的一人底腕力，集中在天地里的活動，這該是怎樣可愛的事業呢，羅采快樂，羅采讚美我，我對羅采說！比我還有勇健的男兒呢？不過羅采底性格太奇異了，她只要我對她說一句話，她會記着，她想伴着我，一起到你們這來的！

其實，她過於草原上的風格，我要把草原上的感情放在我底心上吧，我要一個來，他聽了也許或有悲傷的。

不過，她是我底神！母親告訴我，他叫羅采！我不忍得離開！
我夢一樣的原上的日子，我有離闊之日呵。」

美麗地沙漠上的春暮。

悄悄一個神秘境地。

綠草像一片海，波動着水一樣的浪跡，綠草又雜生着美麗地花朵，平澗得幾乎把人醉去，在這里行，看不見旅伴，看不見來路。百靈鳥在空際撒着一片好聽的到曲，這聲響又幾時可以落在興安嶺里，藏起來呢。

遊牧的蒙古人籠着烟火，風吹倒了草，知道有那樣數多的羊羣啊。

如果走到這。——

一定感到像被誰推到海底一樣，心寂寞很直是要哭起來了。如果在這里失了方向，如果永遠生長在這里，一切都會忘掉，就是再記起什麼，那也正是夢一樣的渺茫。

草原隨着季節轉。

暮春將夏了。

草原更呈深綠色了，加重了夏天的顏色，水一樣的裝束啊。

五

大地男兒只有蒲亞一個人是可愛的啊。

這是難忘記的日子。

——蒲亞！抑或你惡我；

——不！那決不！

——你會長日拋開我，你……

——我不會拋開你，因為我都是爲了你一個人，我……

——親愛地蒲亞，如果看見你，或聽見你底名字，我底心，會生長了青

草，開放了花朵，相信春天是來了。

——你抑或能知道吧，在我一生里，能有多少春天。

——相信吧！蒲亞。秋天是多的。

——你能長久和我在這草原上生活下去嗎？看呀！這裏的自然，都張開了襟懷，在溫存地暖着我們的感情。

——蒲亞心像激起了什麼，因為他今不怎樣企圖再見羅采了，在明天總有好多事的樣子，就是這廣濶草原上每一個空間，都予他以新的啓機，這種新的啓機，也未會不來承認這是羅采底力量。

他想對羅采說：他是一座洪爐，羅采是這裏的蒸氣也好，是爐下的火焰也好，總之，羅采是必要有和他溶液的機連，但是，也許是運命，也許是虛

構，是夢終於要……

或者不致於吧，或能再更生起和羅采間的氣運，這采還在癡着吧！

蒲亞是極聰明的孩子，媽々曾說過：「你的一生，除了羅采，不准你有感情啊……」他不能把話忘記，他要鼓起勇氣告訴給她，但是她會怎樣呢？他底一生里，無論甚麼都須要羅采，因為羅采是屬於生命的神，蒲亞是對神有良心的祈禱，有良心的誓語，這神畢竟是偉大地神啊。

——我將離開我生命的神了：

蒲亞默々地想着，低着頭。

爲甚麼，要離開羅采身邊，要走遠了，是大地的使然嗎？抑是爲了怕未來的運命，終於他決意了。

然而這應該相信，他像在這草原上撒滿了許多種子，這種子彷彿已生出芽來，並且滿開着不同彩色的花，這總能承認蒲亞底遺念吧，雖然他有不在這

里時候。永生的安心吧，讓它隨着歲月秀美起來。

——蒲亞你底牧羣，將怎樣？

羅采關心着他底財產的問。

——羅采我將它拋掉吧，財產不足以留戀，不過我可憐而眷念我底小生靈，無論我走到那，我不能忘掉那生直角的羊，那金黃色的牛，我隔慣了的乳汁啊。

——如果你可以繼續放牧時候，……不然的話，送給喇嘛吧。因為他們都是聖潔的人，我只要討一尊佛像。

——……蒲亞呀我真摸不透你底居心啊。

他要立刻鼓起勇氣來說：

羅采你是我底一樣，從媽々底遺囑開始，不過……終於是注定了你！要努

力起你底精氣吧，青春是歸屬你的。我能相信，你不會把我忘却吧。……

但是總像有龐大地東西塞滿喉頭，他終於羞紅了臉低下頭。因為他怕，那雙珠子一樣的羅采底眼睛啊。

依稀，誠摯地問：

——蒲亞你把日子扯得過長了，你不在我身邊，你沒有一句真誠地話嗎？

——羅采我能希望你優越而幸福的生活下去，永遠放射着你的永無熄滅的光明，天地乃至這廣濶的草原只有你的光明才是珍貴的，你不但是天地間的光明，也是這廣濶草原上的惟一的光明，這光明是屬於我蒲亞一個人的獨佔，是屬於我蒲亞永生的。因為我珍惜你，有如珍惜珍珠一樣，只有你一個人，是我原上的珍珠啊。

……

——羅采！我底心？我底心滿蘊了希冀，那希冀只是你一個人，因為只有

你一個人才是我最希冀而又最愛護的神，我願激祖先？祖先告述了你的名字，這羅采的名字在草原上寂寞嗎？不！草原上永有一團火焰，這火焰永遠燃燒着牧們的生命力，你是我的希冀，你是我的希冀。

——羅采我一切都交給這大自然罷，這里有光明，這里有溫劑，因為你有洪爐的熱力，我將安心了，你是能維護我，保佑我，而又愛我的神仙。

——相信我們不能離開罷，你承認不，我在你心原重下珍貴的種子，你可以永有我的果實罷這健全的果實，蒲亞離遠了你，只是蒲亞離遠了。如果你可以記起他的時候，他是永遠忘記不了你的：

羅采你是我生命之光

.....
羅采你是我生命之光。

.....
.....

六

日子又長久的下去了。

原上的氣息，總在神祕的過着。

羅采迎着草原的風，踏草原的弱草，顫動着嬌壯的喉頭：

蒲亞！

.....

蒲亞！蒲亞！

……
蒲亞！蒲亞！蒲亞！

……
是行裝急馳的影子嗎？

是蒲亞行裝急馳的影子嗎？

……

羅採用盡了全力，羅采滿遍了汗珠。她底聲音，偏於草原上每個隙間，她底希冀滿遍了草原上的天地：

但是她一個人，只有她一個人，而今只有靜悄悄地：

那分明是蒲亞底背影。蒲亞怎會能輕快地馳過呢。起初，蒲亞是殷勤得對於羅采，有時在深夜時候，他作爲自日一樣的不肯分開，有時死力牽住羅采底馬，讓羅采唱蒙古歌，那濃地戀歌。

他過於癡了。他拿出來全副青春的智慧，交給羅采。

而今蒲亞並沒有變異他底性格，不過蒲亞竟悄悄地馳過了。一片綠海，一點黑影，匆匆着不見。

大地的男兒，只有蒲亞一個人是可愛啊。羅采很仔細地想着。

是百靈子罷，好听的一串歌。

蒲亞底影子消逝得很快，片刻。在遠近都像一樣的颜色里，畫一道帳網地線，這線是在心里抹不掉的。她再張緊了喉頭，一陣風沙迎面打來。一會又平靜下去了，

喂，蒲亞不要把這珍貴的時候輕々放過去。

蒲亞：

七

呵——魯班——透——曼——

鐵魯根——勤——滋——

阿細亞——鐵貝——

呼倫——呼——醒——

.....

琴聲起，老人閉上眼睛，輕々地高着拉，在他和平地腦子里，正深々描繪着悠久史乘上光芭地故事。

是歷史上地一棵光芒啊；成吉思汗偉大征而雄健的亞細亞征服啊；那無數的鐵騎，酒子酒給他們慰勞啊；

夏天的蒙古老人，像更豪壯了。

老人住了琴：

——……是爲了蒲亞嗎？

羅采低垂着頭：

——是的：

老人安靜的而又加強的說：

——原來談起蒲亞來，只有他是最崇愛的孩子，這天地里，只是他看那雙粗健地胳膊，看那一顆明健的腦子，我雖然衰老，他比我強得多呀。

——……

——我早想過，我有一件祖遺我的寶刀，我這隻胡琴，我底十幾頭牛，我還想好像他許多話……不過羅……—

不過！到老人對蒲亞底頌揚，像有誰在頌揚她藏有的金鑽石一樣，她問：

——蒲亞這些日子沒有來嗎？

——……爲了蒲亞嗎？

——他：

——有一次我聽他底獵槍聲，我跑去，他底馬跑沒影子了。

……

——又有一次，他來對我說，這裡有叫「德額拉」的一個人，他想愛你！……羅采忽然听「德額拉」這名字她忽然想起來，有一天在夕陽落地平線的時候，蹲在牛身子下擠牛奶，他在二十步外唱戀歌，起初不知他底名字，以後听父親說才知道的，因為母親活着時候和他吵過架，那也是爲了和母親商量要羅采作他底妻子，母親氣了。這都是忘在腦後幾年前的事了。

這事蒲亞也和羅采商議過。蒲亞瞪着眼睛要舉起獵槍來，要剷除這土上的惡人。去年跳鬼的時候，蒲亞和「德額拉」就開始決裂了，是可怕的決裂啊。

他們要比打獵，

他們要賽馬，

他們要角力，

這些條件，都被一位喇嘛給伸裁了，等大家再成年時候，可以去開始的。那可怕「德額拉」底兩個眼睛，強盜性格，犯罪型的顏色啊。

老人又繼續着說：

——蒲亞到那去了呢？

羅采正想把這話轉問老人。

老人又說：

——他到王爺廟去看成吉思汗廟奠祭的跳鬼了。

——不會去吧王爺廟離這還遠吧？

想了好久時候的老人：

——他也許到哈爾爾由溫泉去洗聖水去，我年青在那洗過，這可洗清一切罪惡，神會給福享的。他說過，他有罪惡了，他洗去，他要離開……

羅采忽然紅了臉，他想蒲亞底罪惡是什麼，她不相信老人的話，她低着聲音：

——那更不會的：

——他還說過，他不能離開走遠，因為今年九月時候，他要和你一起騎馬去參加哥薩克祭的馬賽，兩個人一起的這是怎樣好的日子呀，是這是實話！

羅采彷彿幸福的又失意的說：

——這是假的：

老人搖々頭說：

——不！不！他是信願觀世音的不會說謊：

羅采綜合起老人所說的話，心像有誰給撩亂的一樣，忽然問：

——我問他最近有怎樣的變異嗎？

老人好像沒有聽見這話一樣，又開始閉上眼睛彈胡琴，這粗幽的調子，像

秋雨打在石階上感覺，又似乎誰在提高了喉頭在平原上唱悲壯的歌。

待老人琴聲止了。

羅采在重複的問：

——蒲亞他有什麼變異嗎？

——我想沒有什麼。

.....

——你是能知道的。

老人點了點頭：

——唔！老實說吧這也許是錯誤了也未可知，他早就打算開始想不打算再

在這裡住下去了。他打算離開這，其實，我想這都是真的，一定是真的。

.....

羅采的心跳起來了。

蒲亞的性格是不能和出他以外的人來比，因為只有蒲亞一個人才是塊

的一面鏡子一樣，這鏡子只能照着羅采的臉而今蒲亞果能把這塊純潔雅潔的鏡子給帶走嗎？

蒲亞是畢竟有離開的預想了。

忽然老人又嘆了一口氣：

——太孤寂的蒲亞的生命，他是死去了父母的孩子，更無幸福的在快樂下去他的生命啊！不過，我始終要希望他在你身邊啊。

羅采忘了臉的漲紅得如上了彩色一樣。

不能再繼續回答的羅采，恍惚得落在水裡，浪花向他凶猛的打來，她無力抵抗，她更沒有絲毫掙扎地勇氣，好像有重厚的鉛版把她壓住了。她窒息着，她幾乎忘了她是在這廣闊地自然裡。

她沉澱了。

如果蒲亞真的不在她身邊的話，因為沒有一個人來救她，使她脫出這深地海淵，即便她一個人站起來，她也會再被這兇猛地浪花打倒的。使她屈服了。她哭了。

.....

.....

.....

老人又沈靜而又同情的說：

——不過我希望他在你身邊啊！真的！

八

無論怎樣，這不能使他永遠在心里埋藏着吧，日子久了也會被浸蝕得忘掉
的，靜々地想起吧。

使羅采忘不掉，更使記憶再展開些，但是一團煙影啊。

蒲亞曾說過：

——草原長成的羅采呀你是一點也不會感寂寞的。因為雖然有許多人們離我們遠去，他們是散在每個地方，可是我們都不能相互忘掉，互相懷戀，那正像牧者數了羊羣，羊羣忘不了他的主人一樣，這樣可以把我們的感情散得遠々地，同樣，他們懷戀着我們，也正如我們懷戀他們一樣，人類的感情，可以撒得更寬濶而廣大的。比這原野。到天邊，到水涯……

蒲亞又曾說：

——草原並不是寂的寞地方，雖然听不見怎樣交響的音樂，看不見怎樣希奇的景物，找不到怎樣幽美地注意。……但是這里總永生有我們溫暖地情和記憶的存在，如果一個人遠行時候總可以永恆眷懷這樣春天一樣的生命吧，這也正像我們互相種殖好了苗圃，蓬勃而生起來的果實而至永年月的！但願

收穫起吧。從春到黃金色地老秋，秋天的果實啊。！有一次是回憶吧！

蒲亞底諾！「幾乎使我落下淚來，感激你：是沙漠地最大地溫劑啊！相信我無鼓起勇敢地氣息吞掉它，我珍重地……使他保護我吧。……那該在如何悠遠地喲。這是一盞燈啊！」

——夢的事實的渺茫，天邊遼闊着直無一點溫意的感覺，我只有拱着無催殘的野心，再珍重的藏起我的羅采。

——這該是說不出的記憶，優越地記憶，我在這興安之夜，我望着他底恩惠，我幾乎落淚了，或者在我不知不覺里，淚已經落下來了。

.....

.....

.....

.....

.....
.....
夏是依稀爬在這草原之上，大地靜悄悄，牧羣移動着，牧者籠起煙火，煙升起到天際，天際仍是水一樣的顏色。鏡子一樣啊。

草原也有溪流，水總是清々地，魚在安祥的游着。因為他也不愛小生靈的催殘吧。

季節在這里，以夏為最長了，冬天終了時候，春很快的在這一恍工夫，夏天就到的，夏天的顏色，一時比一時加濃起來了。

.....
.....
這也是草原上常見的構圖吧，永遠在羅采的忘不掉的記憶里了；

男女兩個騎士，並肩乘馬在草原上飛馳着，姑娘忽然從馬背上掉下來，男人轉回急馳的馬，跳到草地上，把姑娘又扶到馬背上去，片刻，片刻間，又

一縷煙的看不見一點兒影子了……

悠長的季節。

一條孤寂的影子；

迎着沙風，披著頭髮的一個高大秀壯的身材，悄悄地：

我爲蒲亞祈禱啊！

我忠實的爲我底蒲亞祈禱！

直是使人值得嗚咽的氣息啊。

.....
.....

九

草原吹起秋風。

好像整個天地，都盛傳着蒲亞與「德額拉」決鬥的消息，尤其是一些喇嘛們。因為他們爲了過去的一個時候，蒲亞和「德額拉」底感情決裂，親自作過仲裁人，給調停過。

大家都彷彿知道這都是免不了的一件大事，雖然現在暫時安靜下去，將來也一定會再發生的。原因是蒲亞是具有一雙鐵腕力的原上的風雲兒。

同時：

——這不是和別的事一樣的。

過了幾天，有人又這樣說：

「德額拉」並沒有被蒲亞殘害，因為他雖然是個使人生惡的傢伙，但是他不失於和蒲亞一樣的魄力，他們不願再有怎樣決裂地格鬥，他們一起逃去了。喇嘛們不信這種無考証的傳聞。因為他們相信；決裂是不可恢復的，像失去了東西，再也找不回來一樣。

十

這是蒲亞的大自然啊！

原上美麗地六月。

牛羊羣蠕動起伏着的綠波里，花幽靜的撒着一片金黃顏色，一朵夕在幽靜的開放着，總像沒有受過動物們的摧殘，這珍貴的處女香啊。

六百年前史程遺蹟的古城早已變成廢墟了，蜿蜒着幾萬里，風吹動這古城

上的高草，正像在安息視着的長蛇，他不受人類的危害，只是蒼茫着夢影在這里睡下了。

“遙々沙漠原上”的天地，正甜靜着時代吧。從春天，天地里波動着同樣的節奏，他輕々地爲我們展開了。

被洮兒河圍繞着的蒙古新興都市的王爺廟街，直是被籠罩着淺淡地煙霧，平原和天空接近處，像海邊一樣，直所謂，天，海，原野，都是同樣的顏色。

成吉思汗廟奠祭式典，在這里舉行了。喇嘛僧兩支長形的號角，吹動在六百年沙漠上的沉寂，舞蹈一樣的跳鬼，格闘一樣的蒙古角力……熱烈着的高處九月天。

入秋，葛根廟的廟會日子到來了。

龍山麓，一片紅頂白壁正方形的兩層建築物，像沉澱了的沙漠宮殿，梵通

寺被浴在了香花浴中，斯地巴薩爾喇哈堪佈喇嘛頭，赤紅而肥厚着臉，笑像銅串鈴……紫衣喇嘛一片沈重的講經聲……那偉大莊嚴地銅鑄佛啊。

到葛根廟……去祈廟會吧，人們熙攘着向活佛討佛像，向喇嘛祈禱……

龍山麓，又一陣狂風颳起來了。

龍山前是一塊空地，一處窩棚正開始一件開拓事業，青青草地也播出新土，在蓬勃着青苗了。

葛根廟會空氣剛要淡下去。接着一般蒙古信徒們準備到五台山去參拜去了。用幾匹牛馬換着糞氣，結隊成羣的出發了。在稀疎地村落，在冷靜地驛頭，在千里高原之上，都在備滿着忠心崇信的人們，他們有期待，他們也有追求吧。

呼倫貝爾的春風啊。

阿爾山的泉水，溫溫着，太陽下，洗淨人們罪惡吧。

哥薩克的祭典日又接着到來了。

哥薩克的祭典日，在一個月前就開始宣傳了，海拉爾市滿貼着宣傳畫，畫的是高健地金髮少年騎手，飛馳在疆場上的風雲，這是怎樣富於人的原上試騎的深求慾呀。總有些人們盼這日子早些到來：

——到三河村去呀：

——到三河村去看哥薩克的祭典賽馬呀：

三河村在草原的深處，靜々着像睡了一樣的村落，村前是綠幽々地馬場，哥薩克民族，保守着祖先清健遺風，他們染着曾印跡的西伯利亞鬪史的性格，他們在這里爲他們的主，他們願作勇敢地騎士了。

入了秋，更格外清明得多的三河村教堂的鐘聲，迎着水一樣的早晨，金髮姑娘安祥地推着牛乳車，她一面對花立領的白衫少年騎隊着手：

——親愛地給你一點興奮，勝利了哥薩克的祭典，願給以一吻你啊！

——親愛地：主會保佑你啊。

綠油々地馬場，旗公署一天比一天整備地籌劃起來，欄杆外滿佈了座席，點綴着有花樣的紙條子。

.....

海拉爾市對三河村消息，也一天比一天重視了。

——看見着吧！長靴地少年哥薩克騎手，那金色地瞳人啊！

終於，期待的日子到來了。

近處的，當然是海拉爾，其次滿洲里，扎蘭屯的爲最多，再遠些的，如王爺廟，大板上，乃至齊々哈爾，哈爾濱各地方，也有躍々地來了。

.....

——給你一點興奮，勝利哥薩克的祭典，願給一吻啊！親愛的

上

——主會保佑你們啊！

.....

.....

—原

十一

而今：

原失掉了什麼？

只失掉了靈魂的靈魂！

是行裝急馳的影子嗎？原上生成的驕子的兩隻強大的腕力，正是洪爐里的
焚起的巨柴纏起鐵錘一樣的偉力嗎？他將閃耀出光亮的火花？

燃燒起自己的生命吧！

蒲亞只有火一樣的燃燒啊。

原上的落日，像沈了的一支紅色燈籠，想明天原上該有壯烈的日出吧。那正是像綠海里跳出偉大地紅珠子一樣的。

然而：

從薄暮變成夜時候，這塊大地，倒是格外顯得寂寞，寂寞的很啊。

遠遠可以聽見：

彷彿老人依稀地胡琴聲的一曲悠然欲訴的調子，這調子像印成一篇煙雲影夢一樣的故事吧：

我要珍惜一顆奇異的寶珠，使我永遠忘不掉這是屬於一盞燈屬於我的。

.....

這琴聲，且有長時代歷史的琴聲，仍具有英雄夢樣的光芒，那成吉斯汗的光芒，在這樣一個時候，他會染遍整個的呼倫貝爾草原的每個微細的空間，不久便隨風渺茫了。

「燈籠」後記

六個年的過程，自己的環境都在不同的幻變里，自己的生活，該說是忙碌的。

在南嶺一個讀書時代，每夜一個人都靜々の在墻野上散步，寂寞時候，要想起許多值得記憶乃至更值得追求的事，值得記憶的，是應該紀念他，值得追求的，是把他作爲一個幻念，等一個時候從海外回來，與安長期旅行結束的時候，我就在南湖邊的一個機關里作事，我很珍惜這些爲紀念我的記憶與永誌的我幻念而寫的東西。

同時在這六個年，我的生活里，永遠在晃動着生的喜悅與悲哀，這生的喜悅與悲哀，寧說是我的生命上的一塊銘刻鉛板，可是這究竟給予我生活上多

大類喪與激越，我是不知道的，這正是「雨霧」，「燈籠」，「紅帶子」，「禮讚」，「小書十五」，「原上」里所素描的各有不同風格的故事，這，是我惟一的幻念，是，我記得在我過去和未來，都是不能輕易忘却的情緒，用這些不相同風格的情緒，來解釋我自己吧。

我願用兩個性別不同的人物東西，而不去探求玄奧與脫實際的故事！有人問我過我所有的喜悅與悲哀我答不出，是的，值得我寫，只有此，有人問我，「在這面裏現得用的是什麼？」我只有不能解答，有人說我寫的是「夢」，那麼我的夢寧靜是我正確的，崇高的理念，在我一生中，我只有追求這個理想是最幸福的。

寧說是「燈籠」前溫暖的一團光輝吧。

我是追求溫暖的光，是一團溫暖的光。這理念中的始終離開是很遠遠的火，正是希望受這溫暖的光火來臨。願這溫劑的光來溫潤我永遠生活罷。

六個年里所寫成的，不僅在此，三年前已經問世的「燕」，「燈籠」這是繼着「燕」第三個集子，願他在我的生活裏永遠溫暖下去。

這裏的東西，除了「小青十五日」外都是先後用：「高山原」，「凱木」，「克大」，「方季良」等不同的筆名發表在報紙和雜誌上，而「燈籠」是在本書問世前三個月寫成的，而今我把他們蒐集到這我該暢然的吐一口氣。

已是九月天氣，時候在秋雨的一夕，這六個年的結晶品，他誕生了，他幸運的誕生了。當我在一個都市的一個角落的一面窗下，我望了望已經快晴的青空，心很爽涼的，吐一口溫和的氣：

我願永遠為我的希望祝福，用這「燈籠」。 九月十五日在京

著者介紹	詩集	靈草	(既刊)	小說集	猴石谷	(印刷中)
	散文集	螢	()	詩文集	星	(執筆中)
		燕	()			

